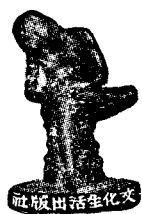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明 晦

靈 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 晦明

柯靈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五號  
漢口路七十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售價貳元六角

巴金主編

# 文藝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馬蘭	桓秀外傳	湖亭鶴畔	華亭鶴	驛運	洪流	石屏隨筆	羽書
長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蘆焚	楊剛	叔文	王統照	白平階	靳以	繆崇羣	吳伯蕭
信	兩景	晦明	狗	咀華二集	小城故事	北京人	北方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批評	戲劇	戲劇	詩集
方令孺	方敬	柯靈	巴金	李健吾	袁俊	曹禺	艾青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 目錄

## 第一輯

供狀（代序）	三
獨語	一〇
躑躅	一三
窗下	一六
憑弔	二〇
第二輯	
晦明	二七
浮塵	三九

題前	四一
逆旅	四七
在滬西	五二
兩街小景	六二
第四輯	
行程	七一
西湖的風	七八
蘇州拾夢記	八二
西苓紀念	一〇〇
偉大的寂寞	一一〇

第一輯

原书空白页

## 供 狀（代序）

我的生命裏充滿着矛盾。夢和現實相糾結，知與情永遠扞格，理想向我熱心的招手，叫我高翔，不長進的性習却以生活爲武器，死命拖住我不放。我祇好雙腳陷在泥裏，仰着脖子向藍天默望，朝星星出神。矛盾，這創造悲劇的專家！它替我不斷的醞釀着煩擾與痛苦，使我的心難得有機會平衡。

這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的悲哀，不值得提。在這舉世鼎沸的時代，任誰也沒有把瑣屑的凡情隨便向人傾訴的權利。可是，怪！我祇覺得內心有一種不可抑制的力量，老是在衝撞，激盪，簡直有點像火山肚裏的熔岩。這困擾是我所從來沒有的。您知道，一羣中國人都有他祖傳的渡世法，那是麻木與妥協的混血兒，萬試萬靈的「四字訣」，「隨遇而安」。倘這人富於幻想，還可以躲進他心造的天地。不瞞您，我如果不屬



於這一類，那距離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我自來浮沈塵海，雖然一樣關心世事興替，閱歷人間哀樂，至少還能夠保持內在的和諧與平靜。對熟人能夠談笑自若，獨處時不缺少悠然散步半天的雅興，在不宜說話或不願開口的場合，則保持極其自然的緘默。現在這光景却有點遠哉遙遙。彷彿一個靜定的小池子，經捲天席地的颶風一括，沈滓兜底泛起，斷梗腐草亂糟糟的飄滿水面。一腔亂麻似的思想，葛籐似的情感，似乎沒頭沒腦的粘結着，急於要待清理，要給掏出來看看個究竟，然而沒有頭緒。

這怪病是怎麼來的？

我明白自己的弱點，這倒霉正是報應。時代也許有點關係，但我們最好別把個人的一切病態都向它身上推，圖個輕鬆利落。時勢多難，是的；環境杌隉，是的。這相干，但也不相干。

血腥的刺激，生活的擠壓，再加上一切不應有的稀奇現象，的確是偉大的經驗，一種不可想象的奴隸的經驗。你到街上去兜一圈，你奇怪這裏為什麼人那樣多，挨

肩擦背，簡直像蟻羣。你禁不住要想，他們都是哪裏來的，他們活得很快樂嗎？驟然看去，光景真是有點熙熙攘攘。可是碰得巧，你就有幸運看見一點小小的變化：男子頭上的帽子，女人脅下的皮包，甚至小孩子手裏的大餅油條，都會被突然從人叢裏閃出來的好漢所劫掠，極其從容的穿越馬路而去。有機會坐電車和公共汽車，再留心一下裏面的情形：賣票的斜着眼珠，流着汗，幾乎就像爭奪似的揩油。投機事業早成了國難期間的特產，比起許多暴富的名公鉅賈，賣票員的搜刮——那比量還不如滄海一粟——你就要由衷的原諒。你再冷眼看看乘客，有的軒昂，有的體面，却多多少少從眼神裏暴露出一點淫慾與邪惡；大多數的是萎靡，沒精打采，坐着的打瞌睡，剛上來的亂鑽亂竄找坐位，勇猛如豹，靈活如兔，看見有人向女客讓座，他一歪屁股佔了先，嘔嘔嘴，心安理得的坐着一個短褐的鄉下人，不會看清車窗好好關着，對準它就是一口濃痰，淋漓盡致的粘在玻璃上面，看看旁人的厭惡神色，一時着了慌，羞怯而遲鈍的一笑，趕快用手心抹掉，然後擦到褲管上去。站頭上擠着登車，爭先恐後，

這時候偏巧跑來一個「友邦」的巡捕，揮動木棍，一股勁兒往下推，有人首當其衝，站定了就對着車門大罵：『都是中國人，神氣什麼，有種你去打××！』他沒有留心把他推下去的那位，並不是我們貴同胞。幸而那巡捕先生不懂中國話，祇是輕蔑的望着那張唾沫橫飛的大嘴……哦，別看了，再看下去你會驚叫出來，晚上也得從夢裏駭醒。天，這是什麼世界，是什麼力量把他們逼成了這樣子！

但許多人因為錢得來容易，日子却過得出奇的奢華。戲院的票價無論怎樣高，都有人欣賞，酒家的菜價無論怎樣貴都有人請教。別一方面，則又天天有人在馬路上橫死，每個人都隨時受着無常的威脅。

猥瑣，麻木，淫褻，殘酷，易怒，這像是烏糟的染缸，人性在這里不知不覺的變色。像是可怕的陷人坑，它教人窒息，脹悶，如果有誰宣布世界將永遠這個樣子，一定有無數人立刻腦充血，否則就變成瘋子。

時代的輪下照例倒拖着一大批人，拖的他們氣息奄奄，沒法自主，這不稀罕。痛

心的是還有人想把時代拉着往後退，使世界更加混亂，蒼生更多磨難。多少水深火熱中期待解放的人，一下子更墜入絕望的冰窖；本來生氣虎虎，極其樂觀的也摔了交，一時失却自信，禁不住發出疑問：難道我們這民族竟這麼沒有出息？

但這祇是一面。世上也有推着時代走的，他們鎮定沈着，結實勇敢，自己把握着運命——個人的運命，民族的運命——的舵，狂風驟雨奈何不了他們，威脅凌辱抑服不了他們，千真萬確，無可置疑。

就近看，單說我所熟知的一些先輩和友人，就說不清多麼值得敬羨。他們如高山，如流水，沒有什麼可以搖撼他們的堅定，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的活動。他們熱情，然而冷靜，頑強，然而從容。無論在怎樣的場合，他們靜靜的工作，默默的戰鬥，把健康的心力獻給真理，獻給信仰。說到苦難，他們不比誰負擔得少，精神上的虐待毋寧說比別人更多，若干人集窮困，疾病，傷悼，排擠，冷淡於一身，可是他從不喊一句苦，漏一聲呻吟……他們生命的本身就閃耀着民族的希望，人類的希望。

他們的精神把我往高處吸，往深處引。感謝他們，使我有了一掙扎的勇氣，沒有在苦悶的海裏滅頂。但也正因為這樣，恰如給了我一面瑩澈的穿衣鏡，站在它面前，分明照出了我的瘦怯與惶惑。多泄氣，我偷看自己一眼，再沒有勇氣抬頭。

我試着拯救自己，不斷的用着這枝筆。——雖然寫得那麼少，却沒有長時間的停止過。這是我生活的一部份，靠它我支持精神的生存，使我在灰頹裏閃過一線掙扎的微光。但這對我也幾乎是一種痛苦。我有着職業，却缺少生活——這意思是經歷，體驗乃至觀察，見聞所及，有時幾乎囿於斗室。大半的時間為瑣碎的工作所支配，再加上感情和人事的磨折，能派給思索的也微乎其微。我常常暗自催促：寫一點，多寫一點！可是等到有機會提筆，往往兩三天寫不了幾行。筆本來倔強，不肯伏貼，近一年來我又悲哀地發見：我的心靈竟是這麼枯窘，作文倒像是慘逼。更糟的是我沈不下氣，一些膚淺的思想，躁急的情緒，來不及凝結成形象，有如網魚找到漏洞，爭着往外跳躍，寫文章簡直成了情感的排洩。——我以雜文的形式驅遣憤怒，而以散文

的形式抒發憂鬱，我的精神的替亂，用這方法給了奇妙的統一。

可是我又禁不住替自己捏一把冷汗。偶然的機會，我會從內地報紙上讀到一位先生的大作，因為據說後方城市和上海文藝界正流行着『飄飄然的散文』，使他發生了近乎憤激的感慨。這位先生是值得羨慕的，他有憤慨的權利。但我的這些散文——如果是散文，可不正就是這一類？

在了一本小書的前面我嘮叨了這半天，襯着一堆蕪雜貧弱的作品，簡直就顯得尾大不掉。我不知道從哪兒忽然飛來那麼多的廢話。多寒儉，多蠢俗！我自己也覺得應該打住了。但我要求讀者的不是寬恕，而是對於這些作品產生的環境與心情之一分半分的了解。這是牆陰下的一莖草，暴風過處，不知從哪里捲來一粒種子，不甘湮沒，遂向遠處的陽光雨露，伸展了它細小的枝葉的。蒼白，荏弱，正是它的本色；它不希望欣賞，它的存在祇是對生存的爭取，對自然的抗議。

## 獨語

彷彿是華筵盛會之後，酒闌燈熄人散，一鈎涼月，照着狼藉的杯盤；或者是夜深閉幕後的劇場，明燈暗了，觀客散了；一切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場面，輕煙似的消滅了，役人三兩，默然在空空的座畔掃除垃圾；自從戰聲向郊外遠去，一種可怕的寂寞，就開始在人們心裏抽芽……

想着三個月來的緊張心情，真像是做了一場大夢。噩夢也罷，甜夢也罷，惆悵的是如今都成了不可追尋的陳跡。每天聽着震耳的鎗聲礮聲，看着許多血肉模糊的景象，也許在過分驚悸之後，曾經暗暗地咒詛了當前情況的慘酷，也許還想過卑怯的逃避，可是誰也不會想到，戰爭遠離這都市以後，會留下這樣的空虛與寂寞。

連興奮的談話都沒有了，人們臉上落了霜。在路上，失魂落魄的走着，像找尋什

麼；看見熟人沈靜的一握手，說：「怎麼樣呢？」於是得到了憂鬱的回答：「想走，離開這裡。」到屋子裏，輕輕嘆一口氣，想着戰爭的前途，想着這城市的未來的運命，幾個人在一起，互相傾吐着心底的苦悶，却把聲音壓得低低的，彷彿它們從窗櫺裏飛了出去，就會招來不可知的災禍。

一種黑色的運命，蝙蝠似的在塵封的心境中迴翔。

是因爲冬天了嗎？輝煌的街燈也黯淡了許多。賣報人急迫的叫聲，也許會帶來幾許安慰，然而沒有，閒坐在攤上的幾張報紙，似也因爲無人眷顧而不勝其冷落的幽怨。

冷風裏傳來一陣囁囁的機聲，路人延佇着，迫切的仰起頸子，向灰色的曇雲搜索，但終於又不禁灰頹的低下了頭。

晚來，笙歌徹夜；却没有破空而起的礮聲，和驟約傳來的鎗聲了。推開窗，回憶中展開奇偉的景色，紅綠的信號燈燄火似的滿天飛，高射礮栗亂地送出眩目的火花，



探照燈如橫空的匹練，縱橫交錯地織成瑰麗的光海，於是用夢幻的眼色，向空窮搜索，並且側起耳朵，聽取遠處的礫聲，祈禱似的想：假使再能看見這夜襲的奇景呢？然而眼前祇有一片萬里無雲的寒空，連南飛的雁影也沒有。

祇要在靜夜中聽見一下爆裂聲，大家就會像絕島中望見一片遠處的帆影，在彷徨無告中興奮起來的罷？

多麼奇怪的地方啊！這裡有歌，有酒，豔冶的顏色，然而祇有現實的醞酏者看得見，聽得見；在清明的人的耳目中却是一無所有。圍在四面的是火，是瓦爍，是灰燼，是縱橫倒臥的死人。路呢，斷了，窒塞了，人間的消息已經和這裡完全隔絕。

有誰能夠想象這地方的人們的心境的嗎？——單是這一縷刻骨鏤心的寂寞，就夠這三百萬失去祖國蔭庇的人們消受的了！

## 躑躅

薄暮躑躅街頭。

年紅燈織成的雲彩從紫色煙靄中透出，電炬蒼黃如寒星。瑟瑟的晚風裏，影在徬徨，心也在徬徨；要不是迎面而來摩肩而過的多是黃臉的路人，幾疑自己是無家可奔的異國的流浪者了。

咖啡館裏漏出醉人的樂聲，但歡樂却在重門深閉中。

經過一大陣緊張，這城市裏現在彷彿又是一片昇平景象了。祇因為火線已經遠去，耳畔再也聽不見礮聲，健忘者也就忘其所以。但無數的同命者仍然被災苦磨難着，他們的家也還在被無情的摧毀。慘劇正在這都市裏搬演，祇隔着一道鐵門，一條嗚咽的蘇州河。

受着租界蔭庇的人是有福了，可是也有着例外。

自從南市也隨開北成了灰，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就多了十幾萬無家的人，背後是漫天的火，是無底的恐怖；前面是鐵蒺藜，是木棍的雨。求生的慾望驅使着他們，包含着無數衰老的和稚弱的生靈的人潮，突過尖刺和鞭擊，抱着血痕潑然的頭，向這裡擁過來，被擲在寒風如割的街頭巷口，開始跟自然的威脅肉搏。

馬路是整潔而且坦蕩的，生路却是相反的窄。坐在冰冷的鋪道邊，看着碧眼金髻，昂然過去的洋太太們手裏的『小獅子』，能不慨嘆無國的流民，還不如一匹小小的狗嗎？而最後，却終於不得不向路人羞赧而惶惑地伸出了乞憐的手。

也許是一位老者，清秀的風貌證明他幾個月以前還度着一份優裕的歲月，現在却顛巍巍的在風前獨立，行人過去，就尾隨着嗚嗚地吐出哀蟬似的聲音，追了一程却又廢然地退了回來。壯年人的倨傲的心，如今是受着無情的摧殘了，在人前低着頭，無可奈何地做着他們所最不屑做的行爲，年輕的姑娘和婦人，有的還偎依着

茫然無知的小孩，祇有坐在黝黯的牆角下，埋頭於手掌中間，嚶嚶的哀泣……

打發了白天，里弄的簷下就做了他們的安息所。冷風匝地，睜眼是凝凍的寒空，星星冷然雲着眼。經不起磨練的，就這樣悄悄睡着永不清醒，等第二天早晨，讓什麼『山莊』的屍車來替他們盡最後一次義務。

難民收容所，受難的人羣的天堂！可是有限的場所哪容得下這麼多可憐的生物，何況現在他們已經是喪家之犬，這一點恩惠也得仰求於外人了。自私者還在菜色的不幸者身上吸血！

佛教徒用幻想造成種種地獄的慘景，它們的悲慘却還不及人間萬一。每一次躑躅街頭，特別是在酷寒的冬暮，對着淪落路旁的無辜的人們，總是禁不住無端的哀戚。而一想到使他們墮入這種慘境的原因，一種不可抑制的憤怒，又來猛叩寂寞的心扉了。

## 窗 下

在窗下，我望着無雲的天。

玄想之翅遂向空騰起，沐着陽光，向不見邊際的藍色飛遠了。

我曾經有孩提的心，駕風舟，泛雲海，探索宇宙的奧祕，虹橋彼岸有瑰奇天地；月中宮闕是寶玉砌成，而夏晚小院的涼榻上，我且織過不止一回的摘星之夢。

稍後我又愛獨自仰臥草茵，枕着叢翠，望頂上天幕，對自由闊大的人世，射出嚮往的箭。

有一次我獨上危樓，正當江南雪後，陽光稀薄，寒氣逼人，天體遼廓如無極。遙望郊外白首的層巒，傲然環立，俯瞰城中密密麻麻的房宇街巷，擠着一堆興廢人事，一種無意義的感歎，不覺油然而起。忽地，一個斷線的紅色汽球，從近處市廛飛昇，我目

送它直上太空，又飄飄蕩蕩飛向城外，漸遠漸小，終至於連那微塵似的灰色小點，也從目光中消失。我的不羈的靈魂，也就爲它所遠引，覺得天地之寬，而自己則又渺無着落了。

也會對怒雲疾驅，期待着暴風雨的襲來，作海燕之歡舞。

也會摸索於漆似的暗夜，無風，無星，無月。遠處却有貓頭鷹詭秘而慘厲的鳴聲，忽而飄來，忽而中斷，如一縷游絲。於是我混身顫悸，爲末世的憂懼所威脅……

誰能夠設想沒有太陽的世界，將是怎樣的世界呢！

我以想象的彩筆作過兩幅圖畫，一幅是黝黯的牢獄，黑色的牆，黑色的呼吸。鐵鏈如大烏蛇，懶懶地盤在囚徒們脚下。狹小的鐵檻窗，鑲一張枯瘦如柴的臉，怔怔地望着一角遠天。另一幅是小樓，軒明的靜室，柳絲低垂如簾幕，掩着一窗岑寂。有少婦倚欄，對靉靄的白雲搜索逝去的歡樂。她昂着頭，猶如海上鮫人，晶瑩的珠串從象牙似的頰上散落。

運命降苦難於不幸的人羣，但希望的種子還孕在人們心裏，茁長着新的生命。失去了光的，鐵檻外還有春陽跳躍的大地，失去了愛的，人間也還有廣闊無邊的溫暖。——『生之意志』這是我爲這畫幅所擬想的笨拙的題詞。

磅礴於地球四圍的大氣，會使古人驚奇於那浩瀚的『大塊文章』；我們則又知道它是一切生物的養命之源。而一自這城市拔去祖國的徽幟，奴隸的惡運却使人們永遠低頭，不敢再仰望那晶明的蒼穹。偶爾從窗下窺天的人，乃也不禁有囚徒似的哀戚了。

想象着燦然如金的陽光下，是怎樣壯麗的氣象啊。山嶽，江河，原野，造物者的不世的傑作！北國的宮殿峨巍，古城頭有白色鴿子，在青空下振動皎然的雙翼，鴿鈴敲下一把和平美妙的歌聲。但如今滿綴在這些光景上面的，是異族的屈辱的暗影。

魔鬼化成似的灰色蜻蜓，又吐着嗶嗶的毒咒，從遠天飛近了。

我昂着頭，有鼎沸的思潮，沈重的心。——我夢想着一個狂歡的日子，盈城火炬，

遍地歌聲，  
滿街揚着臂把，  
挺起胸脯的行人……

一九三九，  
三十七。



## 憑 吊

像每次經過的一樣，我不自主地停步，悵悵的憑欄兀立。

拱形的橋畫着弧線，袒開寬闊的胸脯，儘甲壳蟲似的汽車從上面爬過。白石橋欄勾出整齊的輪廓，石柱對稱地立在兩邊，柱端的水晶球倏然明了，正是黃昏。遠天還留着將殘的金色的返照。

黑色的蘇州河在燈影下暗啞地流——是兩年的委屈和悲憤，壓得它倦於歌唱了嗎？

鐵網傍鬧市劃開一片荒場，因為風雨的侵蝕，鏽爛的鐵蒺藜又換上新的了。把一條窄窄的馬路當作界線，面着擁擠的市廛，是望不到頭的斷牆殘椽，在薄霧中起伏如崗巒。野草恣情地茁長，說明着這燒焦的地下也不缺乏生氣。腐朽的沙

袋爛散地做着熱鬧的舊夢，瓦礫堆中還有着壕塹的殘痕。蟲聲耐不住寂寞，獨自淒淒清清的吟哦。

在燦爛的珠飾的外斃下，戰爭的影子早在這都市裏消失，祇有這橋畔的一角，還繫住一絲硝煙的氣息。可是人們匆匆來去，連一聲嘆喟都懶得付與了。

橋下有貨船過去，船夫用他的古銅身體一俯一仰地推挽着櫓支，船舷低得在水面嘍喋。這河上的負重者，何自而來，又何爲而去？滿載着的是浮於貨物的『捐稅』，或是一些無稅的貨品呢？你聽聽，那咿呀的櫓聲分明在訴說着被抽剝血肉的怨毒！而櫓比地停泊着的船家，正向沈默中消磨黃昏，幾家在船頭進餐；幾家在船尾的煤油燈下作事；也有人倦乏地仰臥艙頂，曲肱爲枕，望着肉色的夜空，若有所夢。

蘇州河在船底幽咽。流不盡的是黑色的罪惡，是紅色的仇恨。

岸邊雜草叢生，鐵門向租界冷落地關閉，門上諷嘲似的斜出一面垂着頭的旗幟——羞恥的五色旗，無人境中的存在！

巍然矗立在蒼茫中的却是四行倉庫。

它叫人想起竄天的黑烟，滿空的紅焰。在火海的包圍中，在彈雨的包圍中，有我們的國徽迎風獨立，獵獵的唱出自信和驕傲……戰爭史上的這爛的一筆！如今是空洞的巨廈歷盡風霜，彈痕遍體，有如羅馬城中繁華的遺蹟。

還不到兩年呢，祖國無際的原野，烽火正熾，且大踏步走向一個勝利的境域，這里却已經使憑弔者有遼遠的『懷古之思』了。

夜色在濃起來，因為沒有人烟，遠處已落入無際的黑暗。荒場上隱隱爍爍亮着的，不知道是螢燈還是磷火。

在那兒會有過鬥爭，留給我們以生存的信仰，但戰士的骨早該枯了罷。假如死亡在冥冥的世界是存在，那飄忽夜行的游魂，望着隔岸燦然無心的燈火，也該有無端的悲憤？

風送過一串蟲聲——

蘇州河，幾時從屈辱裏翻過身來呢？

一九三九，  
九。

原书空白页

第二輯

原书空白页

## 晦明

晝夜

一張床和一方枕，一夜安靜的睡眠，有誰理會它們在人生中佔着什麼位置的嗎？我們在陽光下活動，却在黑暗中安息；有所思，有所憾，則任月光如水，溶溶的瀉到枕邊，讓我們在這幽光裏沐浴一會，洗去一身煩重，或者閉起眼睛，使心靈化成片葉，飄向不可踪跡的世界。

這不是對於黑夜的歌頌。生活如繪畫，光影交織，黑白停勻，這才完成那動人的形象。而我們知道，在有些人的生活畫冊裏，却祇是黑黑一團，分不出明暗。有如暖融融的陽光從它們的世界裏失去，在燈光底下，它們則怯怯的開着——那蒼白的，憔悴的顏面，那深陷的，無神的眼睛。



他們把白日交給睡眠。不管是碧琅琅的大晴天，是陰晦多雨的日子，照例關緊房門，推出一窗市聲，軟癱在被褥零亂的床上，恰如被委棄在垃圾桶裏的瓶花。世界醒着，引擎在歌唱，車輛在奔馳，人們在忙碌，一切生物按照自然的規律，競爭和戰鬥，生發和活動，它們——一切萬物——各有所事，却無不渾然一致，有如管絃金革之音，雜在一起，完成一支人世的合奏。而他們，像人生的失眠者，應睡時惺忪，應醒時朦朧，在清醒的世界裏却做着斷頭無根的亂夢。或者因為要逃避煩囂，乃步武着駝鳥故技，將頭深深地鑽進了窒息的被窩。

隔夜的疲勞舒散一半，人又恍惚的回到現實。眼皮那麼沈重，敏感一點，會自己警覺，那上面棲遲着的正是生命的暗影。臥室也許足敷一個迴旋，北窗本來無從迎迓太陽，陰陰斗室，懷疑自己還在夢裏逗留。用冷水洗個臉，望到窗外，宇宙作灰黃色，有如飛沙的漠北。——知道一天又成尾聲了。

偶然在天幕下蹣跚，陽光却刺得雙眼發花。

夜來了，他們開始埋首於燈下。不管是醉人的春宵，是如水的涼夜，滿地月光，或者漫天風雪。夜在進行，恰如深山的淺溪，平靜無聲地流去。他們却把身子鑲到呆板的寫字台和冰冷的機器邊，把精神貫注到工作上面。生命跟夜賽着跑，夜盡時人開始染了一身深色的疲倦。

閒閒的打幾個呵欠，伸一次懶腰，——人世罕有的輕鬆——等待着他們的是  
一張床和一方枕；可是一場白日的，斷頭無根的亂夢。

橫倒身子，閉起眼睛，打發了黑夜，留下了白天。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遠天已經透  
出一抹明藍，那無從描摹的顏色！工廠的汽笛拖着尖音呻喚過後，接着是細碎的鳥  
聲，再接着是鱗鱗的車聲，遠遠近近，揉成諧和的一片。人世是多情的，又是一番晨景：  
她永不讓世界落寞。愛光明的該站在窗前，吐一口濁氣，向睡眠告別了。

在寫字檯邊坐下來，展開在明亮的燈光下的是一幅靜物畫的構圖：一大疊訂成薄薄冊頁的油印新聞稿，紅黑淋漓的墨水缸，直直地躺着的紅筆，開着口的剪刀，白瓷漿糊小瓶，散亂的堆疊在一起。埋下頭去，使用着它們，編排着它們，於是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從黃昏後直到黎明之前。

每夜每夜，無例外地把精力耗費到這動作上面，像一架有血肉的機器。可是它的內在並不單調，拿起筆或是剪刀，翻開各式的油印稿，魔術似的，逝去了的一天鋪陳在面前，而一切人事的浪潮，像百川歸海，洶湧地奔集一處，紛繁地呈在眼底。

油印的字跡，像是廣場中密佈的人羣，蠕動着，擁擠着，並且表現出無數動人心魄的現象。也許是一場英勇的戰鬥，字行裏雷電交作，動着喊聲，迸出炮火。也許是殘暴的燒殺，村舍被毒燄吞沒，農民遭着荼毒，婦人和孩子的哀號震動天地。也許是人頭濟濟的市場，在狡獪的魔術之下，謠詠像旋風掃向各處，法幣化作潮水，翻騰滾湧，倏忽地在多頭空頭之間來去。也許是鬧市中間，槍聲中有顯赫一時的，或者無辜的

人們驀然倒地，眼前迸出一陣金星，結束了生命……戰爭，投機，暗殺，像萬花筒，每天以不同的姿式表現着這些場面。它們是時代的檄書，它用血液有力地寫出淋漓的大字——寫出戰士的英勇，出賣者的無恥。這檄書將送向一切人的心裏：不管多冷漠的也得爲它們興奮，多麻木的也得爲它們震撼。

許多事情出乎意外的平凡，許多出乎意外的荒唐，却是一絲不苟的真實。各式各樣的人物，演着千奇百怪的悲劇和喜劇。它們的平凡雷同處使人吃驚，恰如它們的荒唐突兀處使人失色。許多世事變動得那麼劇烈，那麼迅疾，一個大餅三天裏可以漲兩次價；一個聰明人今天鼓吹戰爭，明天主張和平，後天再回過頭來痛哭流涕，喊着天說他禁不住良心譴責，他要懺悔。許多事情却還是落在陳套裏一成不變，猶如痴男怨女終古逃不出悲歡離合。劫奪和拐誘的記載那麼多，瑣瑣屑屑，多到無從排列。窮人被生活壓扁，乘深夜跳到江裏自殺，他們的生命裏充滿着使人哭泣的事實，但在排天的巨浪前面祇是小小水泡，甚至泛不起一點耀眼的銀色。

在拙劣地公式地反映着這些人事的稿紙上，剪貼着，用紅筆塗抹着，讓它們通過排字工的手，印刷工的手，送向讀者的眼前。像投一粒石子到水裏，一個圓圈無限止的擴大，擴大，波動着一切人的心，引起震顫，感嘆和共鳴。那些人與事，人們跟他們沒有認識，跟它們沒有關係；可是人們了解他們，關心它們。那些人與事表現着一個真理：同一張國旗下的人民，共同的災害與幸運都無從分割。人事像海，波浪接着波浪，遠連天際；在這海裏我們的情感是渺小的一滴，雖是瑣瑣的恩怨哀樂，却離不開那浩漫的一片。而人羣則如無數連鎖的鐵環，移動一個，牽涉全體。我們今天看着新聞，明天也許就變為新聞裏面的人物。

徘徊在這紙堆裏面，是意識的神奇的旅行，一脚踏上時空的頂點，「登泰山而小天下」，這里鳥瞰了人性的秘密，時代的秘密，地球的秘密。

江邊的夜像一泓平靜的水，煩囂和嘈雜都沈潛了。有如滄海化作桑田，轉換了一個世紀。現在祇剩下江聲拍岸，若斷若續，在無極的空洞中，道出它永恆的獨語。

沿江的馬路一直延伸開去，路面平滑如鏡，顯得有點空空蕩蕩，天寬地闊的樣子。海關大鐘高高鑲在天際，像是初生的月亮。碼頭邊站着守夜巡捕，靜悄悄望着岸邊的船隻，隨波搖動；望着江心兵艦上的燦然的燈火，映在水裏，變成一團撩亂的金光。

但到宵禁的時間將要結束，一切也就活動起來。

小街上的舞場開始休息，路邊最初出現了一些舞女和外國水兵；舞女默然走着，水兵却還高聲哩哩囉囉的唱歌。街角和弄底閃爍着出奇地疲倦和憔悴的女人，在接受最後的主顧。跟臉圓圓的買辦先生一樣，她們是殖民地都市的特產，「承恩」於那些碧眼金髮的人們，異國的兵士。

另一羣人迎着凌晨的黃浦零零落落朝東走，背着竹筐，帶着麻袋，挑着担子。他

們是一些小販，一些在生活的河底打滾的人。他們來自市內我們蹤跡所不到的角落，角角落落，匯在一處，趕向江頭黎明的菜市，批來一點經過重重盤剝的，高值的青菜蘿蔔，準備晨間去跟市民爭爭吵吵，博取蠅頭微利。

從相反的方向，遠處有一串黑點蠕動着了，隨着這黑點，還伴雜一點震顫的聲音，它們逐漸移近，就看出來那是一羣鄉農打扮的男子，跟一羣大大小小的牛。人們背着簡單的包袱和被捲，說明他們是遠方來客。眉尖染着異地的風霜，鄉土的懷戀；還有，也許是繚繞在眼前的一團彩色的希望。在立體建築前面，帶泥的雙腳栖皇皇的走，無人知道他們來自何處，迎迓着他們的是什麼運命。可是一個平凡的聯想，却誰都可以立刻引起：淪陷區的種田人，避開燒和殺，拔出生根的田園，拋向遼遠的天涯。牛羣迂闊的踏着水泥馬路，却像是已經望見了屠宰場的影子，宛轉哀鳴，拍打着江邊的靜靜的空氣，音波搖曳得異常刺耳。

一些載貨和運菜的車輛，也逐漸出現了。寂靜的江邊充滿了懂懂的人影。江上

開始反映出一抹晨光。按照時候推算，夜遊者已經上床；全市的人們都還在做夢。這是上海一日間最初的一刹那，它所展示的正是『孤島』的靈魂的一角。

道場散了

天亮以前的街道是寂寞的，空氣清冽得有點近乎冷峭。跳舞場門前的年紅燈，却還紅得那樣驕傲。舞場在樓上，一排臨街的窗子，垂着紗帘，恰像是浮在半空。望得見縹緲渺渺的燈光，和搖搖晃晃的人影。樂聲半似慷慨，半似吝惜，零落地溢散到有點冷冽的夜氣裏面。

時候略遲一點，門前就常有早歸的舞伴出現。女的一手挾着皮包，一手拉着曳地的長裙，倚在男子身邊，彼此悄悄的立着，那闌珊的神氣彷彿正在訴說着寂寞。買花的老人跑過來了，銀色的鬚髮，挪揄似的跟那一筐鮮花作着強烈的對照，等到他的主顧冷淡地搖着頭，於是又靜靜退去。接着來了汽車。一個儼然盛裝的童子，拉開



車門，把客人讓進去，車門空洞地響着，汽車開走了。在清冷的街上，一直可以看到它逐漸變成一個黑點，然後從眼前消滅，不知道它走失在什麼方向。

有些汽車開得比較慢，可以清楚地看見車窗中並頭的雙影，車中人在回家安息以前還不放棄那最後的擁抱和接吻。

雖然一樣把生命的力消耗在夜裏，這樣的生活跟我們大概有點隔膜。可是它常常引起我的遐想。在盛筵將散的時候，在春宵將盡的時候，在富貴夢醒，黃梁未熟的時候，——跟在後面的是離散，是天明，是幻滅和無從摸捉的留戀，熱鬧像焚過的花紙，絢爛和繁華都不留半分痕跡，一撮灰，揚到空中飛個干淨。——不會有一點無端的悵惘嗎？

世上事情有許多變得厲害，有許多却像是終古不變，永遠新鮮。我想起一齣古典的曲子。那曲子裏面寫着個書生，爲了一位多情的相國千金，在齋堂裏如癡如狂地鬧了一夜，直到道場散去，鼓聲磬聲都在晨光裏消歇，他像從夢幻的高峯上突然

摔下，跌入無底的空谷，於是他悵悵的唱出了這樣的歌詞：

勞攘了一宵，

月兒早沉，

鐘兒早響，

鷄兒早叫。

玉人兒去得疾，

好事兒收拾得早，

道場散了；

酪子裏各回家，

葫蘆提已到曉，

你聽聽，這聲音多頹廢！然而多驚遠，像發自太空，來自上古，搖搖晃晃，直向人心裏鑽。它唱出了我們「才子佳人」「達官貴客」的永久的悲哀。——他們鬧得起勁，混得高興，一到天明，可是萬事全休，祇好帶個三分醉意回家出洋。一個警句說人生是戲。不管荒年亂世，國難家仇，許多人就永遠在這熱鬧的人生舞台上，打扮得齊齊整整，體體面面，忠實地飾演這類鬧劇和喜劇中的角色。

一九四〇，五一〇。

● 見西廂記中「鬧齋」一齣。

## 浮塵

### 美醜

什麼是美呢？——悅耳的聲波，奪目的光彩，還是一切動人心魄的事象？

生活是一個猥瑣的塵海，從醜惡到醜惡，一波接着一波，以至於無盡。人們辛苦  
的浮沈其間，却莫不把心靈向着遙遠的世界。他們從雜亂中追求和諧，從灰頹中追  
求絢爛，從腥臭中追求芳醇，從平凡中追求奇蹟。理想使現實透明，美好的憧憬使生  
命充實，而人類也就有所寄託，使歷史隨歲月延續於無窮。

但生活對於人們永遠是一種磨折。理想比影子還不可信託，它招誘着人，却輕  
易不讓人捉住。美好的意義又那麼空洞，常常把人引向含糊，引向迷醉。

這豈不是最好的例子嗎？——遍野嬌豔的罌粟，紅得足以使路人心旌搖蕩，却

原是一種可怕的毒質的花。赤練蛇則有一身斑斕瑰麗，遠過於畫工的圖案。有誰見過末期肺病患者的？他一定會驚奇於垂絕的生命却有那麼姣好的容顏，醜然的雙頰，恰如春陽下盛開的桃花。曾經在一個病肺的友人的榻前，靜中相對，久久無言，當眼光無意地落在腳下的時候，我忽然為一種神奇的幻覺所迷惑了——白瓷的痰盂剛經過洗滌，半盂清水，澄明可鑑，其中浮漾着一點腥紅，和一瓣嫩翠；它們紅綠相間，鮮麗多采，恰如是一顆渾圓的寶石，配着一塊精純無比的碧玉，並陳於水晶盤上。彷彿神游於什麼宮殿，我癡癡地望了許久，這才瞿然驚醒，像受了惡魔的招誘，不自覺地渾身顫悸，而且胸口作噁，就要嘔吐的樣子……

表裏一致的和諧，誰能想象是多麼值得嚮往的境界！而人們所接觸的，却常是無底的詭詐。更不幸的，是這詭詐更明顯的表現在人與人間。蜜餞樣的笑容後面，可以隱藏着殺心。一串音樂似的動聽的辭令，往往裝飾了空虛和欺騙。最殘酷的屠殺者，則必然有道德和法律作護符，恰如高聳雲入的錦繡大旗；古今中外都是一例。

罌粟花勝利了，殺人者也勝利了。

造物主把人生安排得這樣莊嚴，把世界點綴得這樣華美，却又使其間遍埋着詭譎。——是造物主的狡獪，還是對於人類的懲罰呢？

秘 密

我愛水甚於愛山。山有它不可逼視似的森嚴，面對着重疊的峯嶂，險巇峭拔之感，往往使人屏息。而水却不然。烟波無際，水天相接，固然曠闊可觀，一灣淺溪的明淨，也使人感得寧靜與親切。

在精神生活的領域，我們所嚮往的境地，不也是這樣的嗎？有人多智，也有人富於情感，他們或者以哲人似的深思明辨，從容應付世事，剖析人生得失，或者以一顆滾燙的心，注向人類，注向萬物，廣泛地分担着天地間的哀樂。他們的冷靜和激蕩，都使我們感動，但是更其使我們覺得可愛可親的，豈不是因為他們心境的澄明，理知

凝凍如一潭深碧，情感激動如一片浩瀚的波浪嗎？

翻翻歷史，再看看現實，有多少暗鳴叱咤的人物，他們談笑自如，輕易不動聲色，一眨眼可以使風雲變幻，一掀眉可以使山岳崩頽，威嚴的臉相，深藏着多竅的心，它機警，聰明，勇敢，決斷，從這裡發出來的，一切是計謀，一切是策略，幽深而不可摸捉，恰如崗巒起伏林莽縱橫的一片大山，對着它，你想像不出是怎樣豐茂譎奇的光景，却由不得胸口偏窄，呼吸急促，湧起一片森然之感。——是尊敬，也是畏避。

真正的魔道，則像橫山的霧，斷流的淤泥，足以使崇峻和澄明失蹤的，一種蔽塞性靈的現象：祕密。

試向稠人廣座提出質問，誰能夠毫無愧色的挺身而出，說是『我生平沒有一件不公開的事情』呢？如果他不是撒謊。我們太平凡了，或多或少，不免懷藏着一點隱情，縱或無關道德，也祇願意獨自知道，如果無心洩露，或者被人指穿，一陣侷促，我們會禁不住面紅耳赤。這是一種尊嚴的傷害，但也是一種解放。祕密永遠埋在心底，

對於一個胸襟還不失坦白的人，正是靈魂的無期的囚禁，不可想象的；是生命裏歇着無數祕密，還能夠灑脫自在的活着。

生活如秋空，心境如流水，映照著無比的晶瑩。風雨晦明，各極其致；虫沙荇藻，歷歷可數。這想法也許過於拙樸，因為世態繽紛，人事錯雜，一切未必如此單純。可是設想着這樣的境地，不也是一種很大的愉快嗎？

### 執着

人性中有許多不可解釋處，執着正是一點。

晚餐時偶然吃了一點馬蘭荳，這一夜就做了無數的夢。那深凝的翠色，特別是那略帶苦澀的清香，一直逗留在味覺和嗅覺的尖端。——那是一種青草的香氣，一種野花的香氣，它曾經融化在我存在的一部份，祇要一接觸，就像看見童年的伴侶，一切都極其熟悉。它使我想起綠遍天涯的田園風景，在隴上翦取野菜的村姑的歌。



聲。

爲什麼呢？——其實我對於這野菜也未嘗有特別的好感。說來不免啞然，我們雖然在都會裏鬼混了多年，早混成道地的城市人了，但來自鄉間者，依然不能忘情於鄉間的泥土氣。這樣的遐思，也不過是一點對於鄉土的執着而已。人們離故鄉越遠，精神的距離反而越近；正如置身海外，或者周旋於異族者之間，一個平時忽略的觀念就會特別清晰，時時記起自己是黑髮黃膚的中國人。

細想起來，我們的感覺大約不能算是十分靈敏的，祇要看時間總是帶着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溜走，就是個老大的證據。但有些地方可真心細如髮，對於最親近的人，我們能清楚地聽出腳步聲，辨出微弱的氣息；對於熱衷的興味，我們能分析一切最精微的特徵，例如象鳥者懂得鳥語……凡有所愛，有所執着，它們都足以使人顛倒，以生命相角逐，有如殉道者，祇要有努力的鵠的，犧牲也就是收穫，人們將毫不猶豫地迎取。——感情有所附麗，理想有所寄託，殉愛與殉道者各有自己的世界。

不幸者一無所有，連維持生存最低的條件，例如衣食和自由也失去了；最後也還有他們對生命的執着，在一切迫害與壓榨中，他們不顧一切的活下去。一個風燭殘年的老者，戰爭蔓延到他的鄉井，他還是固執地在礮火下留着，爲的是那裏有他預築的墓穴。誰能夠照料自己一瞑之後的事呢？可是他戀戀於他埋骨的鄉土。

我們是生物的一種，所以我們不能解脫一切生物對於人世的執着。這是痛苦，也是幸福。

原书空白页

第三輯

原书空白页

## 筵前

爲送朋友的遠行，我參與了一次饒別的盛宴。

從座上起立，豪飲的客人祇一口就乾了杯中珀琥色的液體，滿意地笑着，向大家照個空杯，傾吐了他的謝意。於是，主人們也欣然了，零亂的笑聲與清脆的杯聲從四壁轟起，如浪花飛上崖岸；並且有人在作着簡短而得體的答辭。

我呷下一口酒，那略帶酸澀的醞釀的酒味，替我釀起滿腔別樣的情緒。隔壁正響着一串顫抖的絃索，接着就有女音的歌喉隨着絃索振起。響的不知道是什麼戲，那一個個紛飛的音符，彷彿就都在我的神經上扣着。

是惜別的心情嗎？連自己也無從分說。少年的熱情，早因爲過度揮霍，如今已經有些像將涸的溪流，底裏還沈澱着不大明淨的雜質。我咀嚼着的彷彿是一點沒有

來由的寂寞。那正如一個小孩，母親和哥哥和姊姊，都先後上街去學去了，獨自被遺留在空洞陰暗的房子裏。我羨慕一雙無羈絆的脚，我妒忌燕子和天鵝，因為牠們有一對報告季節的翅子。

向身邊瀏覽一下，桌上羅列的是遠山的珍羞和遠海的鮮味，酒的顏色就紅得醉人。屋頂的燈光柔和地瀉下來，光滑的淡青的牆壁承受着它們，安祥而且諧和。壁上飾着大幅的風景相片，這一湖清波遠山如黛的是西湖，那兀立着峨巍的宮殿的是故都北平——別來無恙？祖國的如繡的山川！

窗外有一彎涼月，正在窺探。而中斷的絃索又響起來了。沒有戰爭，沒有流血，這世界是和平與歡樂的結晶……

『好，叫一個來看看罷。』

主人中的一位，隔座的老X大聲呼喚，聲音突兀，如來自夢中。我從朦朧中清醒，一個諂笑的黑衣男子，已經帶一個少女站在筵前了。流行的豔裝，一張臉大紅大白，

可是這濃厚的脂粉掩不住她的跛踏。都市的新裝裏面，包裹着的彷彿是一具顫慄的靈魂。她站着，流盼，淺笑；接着是羞澀，低頭；不知道爲什麼，終於趣趣的回過身，無聊地出去了。

「你怎麼拿這樣的貨色來搪塞！」

一個厲聲的責問，如迅雷而下。我向門口看，那少女的背影恰好循着這聲音從門邊消失。黑衣的男子詔笑着：「是的，先生，是的。」他像抱着懇切的歉忱，微微躬身，有如嫺雅的紳士。「好的有，」他說。於是，也退出了。

門外像有着豐富的蘊藏，而黑衣男子則是神秘的巫師。隔得不久，另一個少女已經被帶了進來，這一回幸運臨到了她。「哪，坐在那里！」她被指派坐在一位臃腫的，有着通紅的鼻子的老先生後面。

在瑣屑的笑聲裏我透過一口大氣。

我這一桌的同伴中彷彿對這事情都沒有多少興味，一半以上的仍然在喝酒，



談笑，跟先前一樣；一位愛好舊劇的北方朋友，正用手指敲着桌面，出神地聽着隔壁的「四郎探母」。隔壁的老先生是老實人，一個少女坐在身畔，照舊鎮定得頭也不回。周圍有人打趣，慫恿那老先生「應酬」；他彷彿要完成這一段飛來的交誼。他搖搖頭，禁不住侷促，似乎有些嬌羞起來了。那姑娘却祇是抿着嘴無意義的笑。

在這樣的場面裏，受捉弄的究竟是誰呢？在一個陌生男子身邊坐着，却彼此連頭也不點一下，默默地看着人家笑，嬾嬾地跟着人家笑，看人家吃喝，也許自己正餓着。這是怎樣的冷落與寂寞啊！——在華筵之間，在紅燈之下，在人們的歡笑聲裏，她是孤獨的一個。可是寂寞在她也許是另一種意義——誰知道呢！

「難說是什麼人家的小姐呢。因為打仗淪落了，逃難到上海的，不曉得有多少。——來呀，這魚翅好得很。」

不知是誰在輕輕的說。沒有答語，象牙的箸錯亂地落在細花的盤裏。真是稀有

的美味！然而我看見了一張希奇的卡通：平靜的鄉村，平靜的城市，平靜的生活，一顆炸彈毀滅一切。剩下個遍體鱗傷的靈魂，被送到叫做「孤島」的都市——奇怪的

地方，脫離了祖國的懷抱，却被人當作世上桃源——讓同是避難的閩人踐踏……

我擡起頭，投到我眼睛裏來的是那壁上的風景，滿幅溟濛的煙水，遠處有隱約的游艇，更遠處有屏列的淡淡的山影，右上角幾支垂柳，似正在風中飄拂。我出了神……那姑娘走了。

老×從皮包裏掏出一張一元的紙幣，坦然塞進那女孩子的手心，送她到門口，回過頭，用手一揚，縱聲的說：

「這也是救濟難民！」

有誰笑。他又正經地補足一句：

「這不是開玩笑，她們的確是高等難民！」

坐在靠近門邊的一位，剛探着身子從門外看了什麼回來，用筷子在銀盤上敲

出錚錚的聲音，攝取大家的注意：

『喂，我剛看見第一個進來的姑娘一直在門口等着呢。——她們是一起的，我看見她……』

無人接口。白衣的侍者又獻上一盆。『甜菜，來！』銀匙聲如珠落玉盤，紛然而起了。可是我端起了酒杯。

隔壁剛唱完一齣戲，驀然送過來一陣掌聲和笑聲。

一九三八，九。

## 逆旅

這是一座峨巍的高樓，一家華貴的大飯店，——像摩天的崖壁，昂然地在鬧市中心站起來了。

它的脚下是喧囂的海，人與車匯成的波浪激盪着，渦流似的翻捲，爲着一些哀樂的凡情，一點求生的意慾，無休止地營營活動。它的四周林立着無數高低新舊的建築，那也是輝煌金碧，操縱着都市的生命的驕子——遊戲場，跳舞廳，性病醫院……電炬的光影交織成豔異的雲彩，網羅着一半天空。

像盛宴中一位嘉賓，滿座驚喜地對她拋過無言的敬禮，這拔地而起的高樓，一樣驕矜地吸引着千萬行人的豔羨之色。

飯店開幕第一天，主人在那剛裝修完成的大禮廳裏招待着賓客。

燈火是通明的，把華麗的禮廳映照得如同水晶殿堂，來賓安祥地滿坐在餐桌前面，運用着雪亮的刀叉。招待員來往如穿梭，春風似的暖笑在臉上蕩漾。主人站起來了，一張圓而紅潤的臉，體面的身裁，和氣而且恭敬，動作與聲音都恰合上等社會的儀節。他報告着這大廈築成的歷史，已經度過了兩個年代——去年夏初開工不久，戰爭就使工程停滯，並且幾乎有沒法繼續的危險。可喜是「戰後」的繁榮不減當年，這事業的需要更其迫切。到這裏他再說明這飯店的措施，餐堂就在禮廳的隔壁，舞場將開在摩雲的樓頂，每一個房間都是最精緻華麗的，它將盡力使市民從這里得到最好的享受。末後他謙遜他對於社會的貢獻的微末。

一陣響亮的掌聲，一串美滿的祝詞，報答了主人的熱忱。

（感謝我的職業！——在這體面的華筵中也讓我佔了一席。我跟着鼓了掌。可是我的思想正馳騁在別一些場景上面……）

時光倒流了一年，我看見這坐着的地方——不過是一片磚橫瓦亂的場地。

戰爭正在進行，怒吼的礮聲叫這都市改變了一個式樣。千萬人毀了家，潮似的湧向街頭，湧向巷口。我記得這開工了不久的建築，空場上還祇立起高樓的骨架，而這連遮蔽風雨也成問題的骨架，也就做了幾百個難民的安息所。

我還記得八月十四鬧市口的一顆炸彈，血染得一街腥紅，人肉飛濺到天半，屍體在空場的後面積成了小丘。

我也還記得，這都市失陷以後的第一個冬季，勝利者的行列蜿蜒地從長街踏過；就在這未完成的摩天樓上，有一個年輕工人，激動地對游行的隊伍狂叫着『中國萬歲』，一縱身如流星殞落，用生命發洩了他的悲憤。

一年的流光，萬里錦繡的河山先後失色，而『孤島』的繁華却更像個太平的年代了。詩人用超越空間的慧眼把華屋看成荒丘，現在我們眼看了悲慘的地獄幻

化成豔異的天堂。

它輝煌而且莊嚴，勝過宮闕。每一個房間都住滿了貴客。也許有風流公子，正用黃金與青春收買愛情。也許有大肚豪客，在一把骨牌裏面鈎心鬥角，一大堆金錢倏忽地轉換着主人。也許，還有着種種不可告人的祕密，用酒香和煙氛灌溉着，開出罪惡的花朵——欺騙，掠奪，出賣，靈魂的貿易……

這裏面關着的是狂歡，是沈醉，是一切瑰奇的顏色。

（那個狂呼着『中國萬歲』的跳樓的人，不知道是從哪一間樓上跳下來的，而那房子裏現在是什麼光景？還有，先前也曾在這裏寄宿過的，那流離的一羣呢？不是還都好好在世上活着？不知道爲什麼，我忽然起了這樣的幼稚的疑問。）

或人視人生如遊戲，而以人間爲逆旅。在擾攘的天地之間，他們悠然而來，飄然

而去。時間老人則如白衣的侍者，一例盤斂接待，迎來了一批，又送走了一批。現在我正置身於這大飯店的客廳裏，我不禁想起這樣的一種生活哲學來了。在這世面，最適合於生存的也許正是這種哲學。可是有誰想得到，卽就是這『逆旅』的地下，也會有那麼執着於敵我之見的人，慷慨地流了血的嗎？

世界永遠是這樣的一個，但人事的變遷，有時候是多麼的離奇啊！

一九三九，二。



## 在滬西

人力車拉過幽黯的街道，迎着一片輝煌，從電燈牌樓底下穿進了巷口。恰像是多變的世事，這巷曲折而深邃，使陌生人着迷。因為白天下過雨，車輪軋轢中時而夾着水聲，路燈下反射出一帶的泥濘和積渚。我們就這麼轉彎抹角地到了××俱樂部。

燈光如晝，儼然戎裝的白俄守衛，在門口楞起綠色眼珠，注視着面生的來客。

一進門，最先刺進聽覺的是尖銳而悠長的喊聲，尾音向上直竄，彷彿是一種警告，一聲驚呼。樓上樓下接連着寬敞的房子，屋裏空空落落，除了些沙發几案，並沒有多少通常的舖陳，祇是每一間都有好幾張『檯子』，人頭躋躋，『羣賢畢集』地正在集中心神捕捉那狡兔似的運命。

『檯子』有好幾種，牌九，押寶，大小門……原諒我這門外漢背不清許多名目。每一檯都擺着類似的陣勢：莊家坐在上首，用爛熟的技術洗牌，砌牌，用搖曳生姿的手法搖骰子，穩重老練，足夠做元帥風度。左右兩翼是檯角邊站着的兩位大將，激昂地喊着進軍的口號，每一仗勝負揭曉時做着賠錢吃錢的工作；花花綠綠一大捲，一大堆，一個龐雜的數字，用不着思索，過手就分配清楚。一邊高脚椅上端坐着督陣的一位，居高臨下，照顧着攻守雙方的步調。有錯誤糾葛得聽他的排解。這以外，就是站在敵對的一面，那一大羣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打手了。例外的是大小門，將帥都是娘子軍，一律的紅唇粉靨，嬌滴滴喊着『開啦』，恰像是什麼神怪小說上的迷魂陣。叫做『俱樂部』，實際却是個運命的搏鬥場！

你隨便跑近那一張『檯子』，站上一刻，看看那些打手們的神態。紅着臉，流着汗，氤氳的熱氣從額頭散發，有的呆着出神，皺起眉頭思索。無數焦黃的手指顫顫的撫着籌碼，數着錢，盤盤算算，然後一橫心把它們推到前面。——我想準得要有過出

發上綫前的經驗，才理會得這一擲手時的心情。無數的眼直射着那光滑的牌背，那晶圓的骰子盒，多簡單的東西，然而多詭譎，多無從捉摸開，一聲吆喝，一剎那間萬籟無聲；然而你聽得出一種無聲的音樂，心的跳躍。牌掀了，蓋開了，運命又給了一次無情的判決。周圍的臉相隨着有了劇變：一聲長嘆，嚙叨的陳訴着委屈；皺眉的皺得更緊，狠命的吸着烟枝，捲一卷袖管，頓着腳翻悔自己的失着；幸運者却默默地享受那一分歡喜，忘記有時一注的幸運正是使自己上鉤的香餌……

空間縮小了，時間縮短了，這里顯示了人生的另一面。大把金錢潮水似倏然而來，悠然而去，捲到這邊又湧到那邊，一點一滴算起來，得多少人的血汗，多少年的辛苦，~~可憐~~要幸運不虧待你，兩張牌幾個點可以使你暴富。就因為這一點賭博的哲學，這里吸引了無數聰明人跟糊塗人。——我這難得光降的稀客，在牌九抬上也看見了兩張熟悉的臉。一位是電影公司的化妝師，一雙手會裝點過多少『優孟衣冠』，這一回却癡癡的沒半點表情，讓自己來充了俱樂部裏的臉譜的一種。另一位

正打敗一仗，似乎很意外，罵了句什麼，憤憤然反着手在檯子上猛敲一下，抬起頭，却看見了我，『×先生，你也來？』笑了笑，便又去準備他下一回合的戰鬥。這是一個老實的小職員，我們曾經做過同事，炮聲把大家驚散，他狼狽的逃到鄉下去。料不到再一次看見他却在這里。

上海的淪陷使許多事業凋零，却使無數投機取巧的把戲在這罪惡的沃土上開花，俱樂部之類的繁盛不過是萬紫千紅中的一朵。

黃昏時你試向向滬西兜上一圈，你會禁不住吃驚。幾乎隨處可見的是那燈飾燦然的招牌，『俱樂部』、『樂園』、『×記公司』、『娛樂社』……等等動人的名目；還有專門臭蟲似的吸取下層婦女和苦力的血汗的花會『總筒』和『分筒』。像××俱樂部一樣大規模的場所總共也有好幾家，它們敞開懷抱，夜夜接待做着黃金夢的人。

健康的人生是公平的供與求，正常的義務與權利；而另一社會裏服膺的人生哲學却是冒險，是把生命作孤注，向運命打賭。上海有許多這樣的偉人，他們少年時代睡的是弄堂，吃的是從包飯作學徒手裏搶來的殘羹剩飯。無賴是他們的教育，亡命是他們的資本，就憑着這兩宗法寶，他們在人海裏打滾，施展身手。也許因為竊取人家什麼東西，被抓進鐵房子，受着免費食宿的優待，也許因為小小事情同人嘔氣打架，被打得滿臉血痕，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可是祇要還能放出來，爬得起，他們還得勇敢的向牢獄拳械迎上去。這是磨練，也是考驗，你經得住，你自然就有出山的機會。爬起，跌倒；爬起，他們終於贏了，一翻身小孺三變作了「大亨」。許多俱樂部之類的經營者就是這樣的人物。——其中有一位的歷史是：因為一個銅板的爭執，打死一條命，坐了幾年牢，剛出來又因為打傷巡捕，重新關進去；可是再出來的時候他昇了天，運命輸給了他。現在他正是一個每夜幾萬元進出的俱樂部的大老板。

他們領有執照，納着捐稅。——那是一個嚇人的數字——在淪陷區裏，他們是

一種繁榮市場的體面的商業。

俱樂部裏有着週到的設備。客人來往可以用汽車接送，到了裏面更可以受殷勤的招待；高貴的香烟，精細的點心和水果，中西大菜，鴉片，豔麗的肉體。維持『安全』的，白俄的保鏢以外，還有幾十位勇武的壯漢。這些壯漢也正是未出山的英雄，其中一部份配備着全副的武裝，手槍，步槍，機關槍和手榴彈，有如上陣的戰士。他們縝密地『保護』着客人，並且像一個間諜似的，暗中調查着客人的來歷和財富。徒手的外面四近望風，提防着一切意外。這類活躍在滬西的英雄的總數，據一張英文報紙的統計，一共約有二千七百六十個，因此暗殺械鬥的把戲就幾乎經常的表演着；在俱樂部裏勝利的客人，在回家途中，也就常常有着躬逢搜劫的幸運。

除開那一筆浩繁的開支，『大亨』們靠它的收入維持尊貴的地位，大批未出山的英雄靠它活動和馳騁，『市××』把它當作生命線，還有無數跟他們一條跳板上的『小兄弟』每天得向它領取開銷。而人們却帶着金錢到那里去追求運氣。

看看滿座「百脈債興」的嘉賓，你無從懸揣那隱藏在背後的悲劇。各各帶着奴隸的運命，生活的重負，用借貸的錢，典質的錢，一點一滴聚起來的血汗，或者用種種不正當的方法得來的財物，放開手，向渺茫的勝利下網，吝嗇的變成慷慨，穩重的變成浮躁，運命小兒却躲在一邊冷笑，在給他們惡毒的揶揄。那結果恰像落在黏性的陷沙裏，眼看着漸漸下沉，却無法自拔。逃亡，下獄，服毒，投江……他們替這多難的時代製造了多少使人喟嘆的資料。

可是人們還是興沖沖的踏進那門檻去。人家全輸，也許自己獨贏；昨天敗了，也許今晚會勝。一百個不幸中間，難道碰不着一個幸運嗎？

人瘠則我肥，冒險和僥倖，這正是賭博的精義，也正是賭徒的哲學！

我們同行的朋友是四個，每人出股本三元。——不，說是「股本」還不如說我們對××俱樂部的贊儀，因為空着雙手去參觀事實上不大方便。結果我們終於在

牌九和大小門的『棧子』上得到了奉獻的機會。那自然是廣漠中的一星微塵。

十一點鐘相近，我到餐室裏用點心，那老實的小職員却正在吃飯。

一頭淋漓的汗，那樣緊張，却又那樣不可形容的疲倦。外衣卸去了搭在椅背上，露出一件破舊的白襯衫。『完了，六十塊！』一看見我就急急的報告了這消息，伸過一隻手，翹起大姆指和小指頭，連連在我胸前轉動。

『你常來這裏？』我說。

有如一一個孤獨的夜行人，心有所感，而正爲無人說話的寂寞所苦，一遇到可以開口機會，就要盡情傾吐似的，對着我，他的話像一道春陽下解凍的瀑布，沒頭沒腦的潺潺而下：

『整整的六十塊，不少一個字。這里跑不到兩個月，還不是每天必到的，已經送了將近一千塊了。一個窮光蛋，哪來的錢？一幢房子的頂費。真作孽！幸而戰前租着一幢房子，如今頂出去也有一千多。這可是全部的家產。』



「你知道我向來不愛這個，並且討厭。我連麻將也不愛搓，從前賺的薪水可以按月十足交到家裏。誰知道怎麼神差鬼使的捲進了這漩渦。起先是一個朋友常常走滬西，弄得神魂顛倒，他太太急了，要我帶她來找她丈夫，找到了；朋友第二天却偷偷跑來告訴我：「別讓我女的知道，今晚咱們兩個一起去，有趣着呢。」就是這樣開的頭。來了許多天，也有輸，也有贏的，祇是輸的總比贏的多。想翻本，就繼續走下去，結果却是越陷越深。明明知道再沒法翻身的了，你知道，這是永遠翻不了的，可是走熱了，不由你不走。奇怪，到時候腳癢，自己作不得主。這真是魔道！你剛才沒看見坐在我對面的那一位？那個化妝師，你想必認得。他比我資格還淺，可真有勁，每天報到，風雨無阻，如今連電影公司的生意也丟了，聽說他還偷了太太的首飾，變了錢到這里來。」

「一千塊，你想想，我這樣的肩膀挑得了我女人還莫知莫覺呢，一瞞天過海，」

「摺子在我身邊。要是有一天她知道了，不知道要怎麼個鬧法！」

「你問我作什麼事？有什麼好作的，這樣的時勢！上海打仗我帶着家眷逃難，半

年前才從鄉下回來。從前的同事都散了，桂林，重慶；剩下我一個。幸虧房子租得起錢，先前幾個月是靠房租維持生活；現在房子頂掉了，頂費又都送到了這里。每次都帶來一大捲，回去時照例兩手空空，從「檯子」邊站起來，莊家送你兩塊大洋。（他拿出兩張一元的鈔票晃了晃，）車錢。這是場子裏對客人的優待。可是這有鳥用！以後怎樣呢，我連想也不敢想。

「無聊，想想真沒趣味！聽說重慶有朋友要回上海來，有點小場面。祇希望他們來了，能夠設法給我一點事情做……」

我沒有插嘴，也無從插嘴。在這瞬息悲歡，倏忽成敗的大劇場裏，我這朋友表演的角色未免過於平凡。

託他的福，我吃的點心由他簽字，可以無須付錢；回家時也跟他在一起，勞××俱樂部的汽車殷勤相送。沒有他，我們這樣渺小的賓客，是沒有資格邀得這種特別的恩寵的。

一九三九，七，三。

## 雨街小景

雨，悒鬱而又固執地傾瀉着。那淙淙的細語正編織着一種幻境，使人想起遼廓的江村，小樓一角，雨聲正酣，從窗外望去，朦朦朧朧有如張着紗幕，遠山巔水墨畫似地逐漸融化，終於跟雨雲融合作一處。我又記起故鄉的烏篷船，夜雨淅淅的敲着竹篷，船頭水聲泊泊。——可是一睜眼我却看見了灰色的壁，灰色的窗，連夢的翅膀也無從迴翔的斗室。我獨自闌珊地笑了。

誰家的無線電，正在寂寞中起勁的唱着。——像是揶揄，或者說諷刺。

雖然下着雨，氣壓却像簾幕低垂。黃梅季特有的感覺，彷彿一個觸着蛛網的飛蟲，身心都緊貼在那黏性的絲縷上。推開半閉的窗，雨絲就悄悄的飛進來，撲到臉上，送來一點並不愉快的涼意。

蟻羣排着不很整齊的陣列，在窗下牆上斜斜的畫了一條黑線，從容地爬走着，玲瓏的觸角頻頻搖動，探索着前面的路。這可憐的遠征的隊伍，是爲了一星半粒的食糧，或是地下的巢穴也爲淫雨所浸沒了？剛爬到窗櫺上，却被一片小小積水所阻，徬徨一陣，行列便折向下面，成了一個犄角。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雨脚忽然收了。厚重的雲堆慢慢移動，漏出一角石膏的天，有一片炙人的陽光灑下。是羞於照臨這不潔的都市嗎？有如一一個嬌怯的姑娘，剛探出頭就又下了窗帘。於是留下了陰黯——彷彿比先前更濃的陰黯。且多了一種濕膩的懊熱，使人煩躁。

雨又急驟的落下，忽然又停了。

傍晚倚窗新晴的天，西邊紅得出奇，彷彿要補足過去的灰黯。我記起鄉間老農的傳說，這是『大水紅』預告着水災的。我乃不禁有陸沈之憂了。

滿地積水，將一條街化裝成一道河，祇是中間浮着狹窄的河床。這雖是江南，而我們所缺少的正是一滴足以潤澤靈魂的源泉，有如置身戈壁；眼前的一片汪洋，遂為許多孩子所喜愛，他們跳着雙腳，撩起褲管，正涉着水往來嬉謔。

公共汽車，如大鯨魚，洩過時，捲起一帶白浪，有如橫行的匹練，紛飛着珠沫，且有清澈可聽的激響的水聲，孩子們的哄笑着，遂漸遠去。黃包車渡船似的來往，載渡着一些為衣冠所束縛而不願意裸出腳來的人們；而一邊却另有一羣苦力，身體傾斜，用他們醬色臂膀，在推動着一輛為積渚所困的雪亮的病車，這意外的出賣勞力的機會！

一個赤膊者佇立在行人道邊，用風景欣賞家的姿態靜靜的看着這奇異的水景，看了一陣，就解下頸上烏黑的白毛巾，蹲在水裏洗起臉來。另一個少年却用雙手掬起水來喝着。人世一切對於他們彷彿總是恩惠。

一種不經見的情境逗引着我的興味，而早上從新聞紙上得到的印象，却織接

成連續的畫面，從水裏浮起，清清楚楚的顯印在我的眼前了。——那是一個關於雨的故事，或者說是悲劇。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戰爭奪去了親人，留着他一個孤單的影子，且開始流離生活。他輾轉飄到這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做着糖果販賣者。可是生活程度跟着季候的熱度飛昇，幾天的淫雨又困阻着謀生的路，僅有的本錢經不住幾天坐吃，空空的雙手，空空的肚子，生計幻成一個巨大的恐怖的黑影。在崎嶇多歧的人生路中，他選取了最難走然而最近便的一條，一脚越過了生的王國，跨進了死的門闕。

年輕的靈魂淹沒在一片水裏——生命的怯弱呢，雨的殘酷呢？

晚間，有撩人的月色，雲鱗在藍空上堆出疏落有致的圖案。

積水似乎淺一點了，人行道邊已經可以行人，祇偶有汽車從水中駛過，還受着浪花的侵蝕。

從未有過的甯靜。風無聲地吹起，一街漣漪，迎着月光閃耀銀色，遠處的微波搖動街燈的倒影。是這樣奇異的幻覺的水國風景，缺少的祇是幾隻畫舫，一串歌聲了。轉過街角，我解放了幾天來拘羈的脚步。

很少行路人，除了我當前的兩個，一個挾着藍花布的破棉被，一個拿了蓆子跟掃帚。是找尋什麼的？他們低着頭一邊走一邊就四處察看，沈默如同一塊頑石鎮在他們身上。到一處比較乾燥的地方，他們停步了，一個用掃帚靜靜的掃了幾下，就在地上攤開了捲着的蓆子，另一個也就鋪上棉被。

『今晚還露宿嗎？』我不禁吐露了我的疑問。

『唔，在屋子裏就得飼臭蟲。』拿掃帚的咒詛似的說。

我看了他一眼，是胡桃似的多皺而貧血的臉。天上的雲在厚起來，月亮一時隱沒在雲裏了。我說了低低的一句，近乎自語，哀憐的，却又彷彿有點惡意似地：『天恐怕要下雨。』

他自始至終連正視也沒有給我一個。「下了雨再進屋裏去罷。」咕嚕着算是回答，身體却已經在潮濕的地上倒了下去。

「要生病的。」可是我沒有勇氣再開口了。病對於他們算得什麼呢？

我這纔看見，不遠處早有一個露宿者做着他的好夢。連蓆子也沒有，墊着的是幾張報紙，已經完全濕透了，入夢的該是一身稀有的清涼罷？再走過幾步，一家商店的門前又騎着四五個，蜷縮着擠作一堆。——上面有遮陽，底下是石階，那的確是燥爽的高原地帶，不會有水災的。什麼幸運使他們佔了這樣好風水！

多麼殘酷的生活的戰爭呵。可是人們面對着戰爭。他們就是這樣活着，而且還要生存下去……

夜半，夢醒時又聽到了奔騰的雨聲。



原书空白页

第四輯

原书空白页

## 行程

有人曾經將人生比擬作行旅，也許是的；但或者未必一定是愉快的游歷。我們在時光的路上跑着，正如一位爬行於山徑中的客商，路這麼遠，且不免有許多崎嶇，和忽地襲來的風雨，我們憑什麼支持着這辛苦的行程？

爲着一種理想，或者僅是一種生存的自然法則——健朗灑脫的生活，我們做了人生的跋涉者。對付那狡猾的運命的風雨，許多人用了自己的機智和力量；而許多人，却把一切都交託給一個空洞的名詞：神。

想起來，這是一個多麼渺遠的故事，而且是多麼可怕的故事。幾千年來，先知者開着路，而無數人們却睜着色盲的眼，在高低不平的路上摸索着走，遇到一點波折，就雙手合十，祈求着神的護佑。前面的一批倒下了，後面的踏過他們的屍體，却仍然

用了同樣的方法行進，這單調的故事延續到今天還沒有結束。——一大羣鮮活的生命在空襲下變成了肉醬，而有些人却在仇恨以外還有着傳統的解釋，以為這乃是「神的譴罰。」

也許有人錯愕於這種愚昧，可是這愚昧却像葛藤，在事實上牢固地蔓延着。

我們這民族的一大半人的生活，幾乎是出奇的拙樸和謹愿。靠着自然的恩惠，各自小小心心打發歲月，種田的成年葡萄到泥土上面，生意人就終身守着那一隻油膩破舊的櫃台。他們謙卑的願望是平庸的生活，因此他們也從沒有侵犯人家的打算。法律對於他們是多餘的，他們不崇拜那些自以為正直的人世的權威；為大家所公認並且折服的是那玄虛的神力。——村口一座挑着簷角的黃牆的廟宇，才是他們心裏的公理的殿堂。

一種意外的災難擾亂着他們的甯靜了，也許是瘟疫，也許是水災和旱災，或是沒有根的禍祟的謠詠。於是像颶風中的小舟，人們的心立刻失却了平衡。從一張嘴

到一張嘴，互相傳遞着失望的消息，恐怖的影子緊跟在那些謹愿的靈魂的後面。一種離奇的黑色的歌謠，忽地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在孩子們的嘴裏開了花，大家又從這里尋求出可怕的意味。在慌亂中，種種禳解的方法想出來了——乞靈於神鬼的古舊的方法。

神廟裏燃起了無數紅燭，燭焰像滿山楓葉，把黝黯的佛殿映得通明；香柱縱橫地被拋在大香爐裏焚燒，繚繞的烟靄燻得人睜不開眼。熱心的老年婦人，從各處矮簷淺屋聚到一起來了，在廟裏『宿山』。在某一戶人家的堂前唸佛，佛號聲響遍鄉村和市鎮，正如寂靜的春午，田野間到處聽得見營營的蜜蜂聲。和尚跟道士不時在夜的曠場上叮叮噹噹做着法事。紙錢燒滿山麓的荒墳。

可是一切還是跟向例一樣，人們病倒許多，豬狗似的死掉許多；或者是更爲貧窮和饑寒所困擾，却仍然想出許多方法，頑強而原始地活着。經過若干時間，謠詠逐漸在人們心板上淡去，或者證明終於是一種謠詠——不，我想應當說災晦終於爲

他們的虔誠所解除；一切漸漸恢復平靜，於是大家再照老樣子小小心心去打發歲月。

在這古國廣大的農村裏，我們的祖先都這樣盲目的生活了下來，我們這一代，都曾經在這種生活方式裏度過了童年；而我們的下一代也還天天用童稚的耳朵聽着他們祖母甚至母親宣唸的佛號。——這樣的故事，我們到底要延續到多少年代呢？

聰明人說它是喜劇，有心人說它是悲劇；少有人注意的是這種愚昧的葛藤，托根所在正是那愚民的社會——一個淤積着千百年來種種病毒的大泥潭。

誰能夠說出一個準確的數字來呢？從兩年前的初秋到現在，這將近兩年的歲月裏面，有多少人忽然對運命睜開了眼？他們——大多數是拘謹老實的農民，守着祖傳的規矩，傳統的爲人的道德，辛苦地耕耘着一片土地，負着人力剝削和自然虐待這兩副重担，在人生路上一步一步挨着。可是，砲聲響起來了，夢裏也沒有看到過

的飛機的影子，忽然出現在平靜的天空，並且丟下了炸彈，撒下了雹子似的槍彈。一些僅堪躲避風雨的房子，頃刻間倒了許多，燒了許多；人的生命比螞蟻還脆弱輕賤。於是他們失去了家，失去了妻子和兒女，和千百年來翻弄着的最後一片土。現實的打擊是嚴峻的，這教訓使他們拋下耒頭，荷起槍枝，開始從生活裏認識了兩個可貴的字眼，『組織』和『鬥爭』。在敵人的後方，在前線的壕溝裏，我們有的是這樣質樸的戰士。

但一切瘡痕可能存在的也還是存在。

在戰爭還沒有到的地方，代替救亡工作的是一些體面人的攤派，救國捐，抽壯丁，借種種堂皇名目，來滿足個人的利慾。而一大羣謹愿的人則仍然企望着神會解除他們的困厄，空襲中偶然有一顆炸彈未會爆裂，一個神話頃刻間傳遍鄉里：『萬善萬能的菩薩啊，謝謝他的聖靈，有人親眼看見，是我們的土地神抱住了擲下的炸彈，因此那炸彈纔不至開花。』一個小鎮遭劫的前夜，又有人夢見城隍爺派下了天



兵，大家也就都沒有疑問地信賴了這夢的保證……

我們還不容易想象嗎？當鄉土變色以後，這些謹願的人們的運命！

我的故鄉是一個富庶的縣份，到現在它雖然還沒有受着作踐，但也有隨時担承危險的可能。一個鄉親憂愁地告訴我：當好幾次危急的時候，我們那小鎮上忙着，還是拜佛和唸經；消息沈靜了一晌，鎮上又流行了一種讖語：「打也來，罵也來，日本總不來！」——日本人不會來的了。」這其實是一句生意人的口頭禪，「日本」原是「蝕本」的諧音，現在牽扯到一起，把它當作預言，算是把未來的事實應破了。聽了這話我禁不住笑起來，可是我立刻省察了我的笑聲的殘酷。

戰爭已經兩年了，我們的血還流得不夠？我們所遭受的還不夠刺激？這樣的例子，在這民族五千年的歷史裏面還會有過；倘說是走路，那麼眼前所走的正是最險巖的一程，爲什麼許多人還閉着雙眼，把一切交託給一個空洞的名詞：神？許多謹願的人站起來了，在受盡了運命的戲弄以後，可是還有許多呢，難道我們睜一睜眼

睛，必須付那麼大的代價？

請告訴我，我們的明眼的健行者！

一九三九，四，三〇。

### 校後附記

我的故鄉紹興，現在已經是第二次陷落了，敵人悄悄進了城，城裏還在演戲——據說爲的是慶祝勝利。現在那裏正處在不可想象的境地中，去年以來紹興兼鬧着嚴重的飢饉，每天有無數人餓死。我的年老母親，也在故鄉受着那種可怕的災難。讓我在這里祝禱她的平安。

一九四一，六，二四，夜。

## 西湖的風

地上的樂園早經失去，人間的天堂都已毀滅……

我們的藝術家常常精通商業三昧，而商人却總兼有着名士才情。多謝那一片玲瓏心機，如今我們閒情的士女，祇要略略破費，在『孤島』上也得從容地欣賞淪陷了的西子風光了。

哦，這一帶木頭的雉堞，儼然是杭州城廓，圍着一片擾攘與太平。靈隱古剎也建立在繚繞的脂粉香中了，雖然缺少些參天的古木，四週未凋的綠樹，在游客的心裏也該有些涼意？這裏是紫霞洞，過去點兒還有飛來峯，人工的堆砌也居然不缺乏邱

○ 一家電影公司曾經用佈景搭成杭州的風景，讓『孤島』上的人們公開游覽，那名稱叫做『西湖博覽會』。當時情形很轟動。還有許多善男信女，專門到那假的靈隱寺裏去進香的。

壑之勝；小溝裏一樣浮着游艇，且有着比湖上更加美豔的船娘。『三潭印月賞中秋，』難得是團圓佳節，先別管世亂年衰，萬人失所，我們也得有一夜狂歡。你看這電炬下的長堤蜿蜒，樓臺隱約，這一池子的水還不夠我們幻想的游泳嗎？……

偉大的匠心！先生，你們真使我不能咽下這一聲贊嘆了。

可是，我這不懂風雅的俗人，却無端的引起了憂煩。你自然不會知道，我的家正在浙東，離錢塘江還不到百里，離鄉和還鄉那是道必經的津梁。在義渡的木船上望着連天煙水，我會多少次因為出遊和還鄉的喜悅，在心裏親切地叫着它的名字，像叫着久別的親友。去年秋天，錢塘江上架起了鋼鐵大橋——那是個稀有的大工程，國家為它耗費過巨量的物力，無數人為它流汗，千餘個工友因為工作被夜潮捲去——火車可以從上海一直通到我們故鄉了……可是誰知道現在成了什麼樣子？橋呢，毀了，當然。我想得出那殘斷的骨架，在嗚咽的江聲中傲然獨對西風。堤岸寂靜，除却天邊的雲樹，沙灘上的鐵蒺藜，江上失去了白色的帆影，岸畔也不見一個行人。

夜來了，濤聲拍岸。子夜的潮頭狂怒地湧起，迎着下弦的月色，唱出它滿腔悲憤。

自然你更不知道，杭州城裏有着不少我的故舊和新知，湖上也曾有我繁密的履痕，如今我還摸得出那一把歡喜與哀愁。杭州的街道在喧擾中也有着平靜，一道柳蔭掩映，祇能給少婦在岸邊搗衣的浣沙溪，象徵着的正是杭州的情調。西湖是杭州人的驕傲，那一湖的煙波，一堤的細柳，一帶的層巒，詩人爲它們傾倒，闖客爲它們一時間也起了閒逸的心。而杭州人是吃了麥稀飯也得餓着肚子上西湖閒散的。這些平靜慣了的人們，平常我討厭他們，這一會却有了衷心的懷念。美色對於女人在亂世祇是一面招攬暴客的酒帘，秀麗的湖山勝蹟，在礮火下更不堪聞問，西湖的劫數，誰又能夠想象呢？前夜有客自湖畔來，問起消息，他祇有搖頭與歎惋，眼睛泫然了，可是射出來的是憤怒和復仇的光。他說一切傷心都無從說起。

聰明的先生，我真佩服你們的機智。可是人們的思想是奇怪的，你看，我的思路這一下子被引得多麼遼遠？湖山如夢……說真的，一切到過杭州的人，他記憶裏的

湖山比你們創造的世界更闊更美。而現在西湖的風裏是夾着血腥氣的；我們聞得出。湖畔的一根草一朵花，我們也應當看得出那含愁的顏色。

告訴我，先生，我們幾時能夠到真的西湖，去看看那無邊的煙水，或者，你可以告訴我們一點湖畔的真的消息嗎？

一九三八，一〇，十八。

## 蘇州拾夢記

已經將近兩年了，我的心裏埋着這題目，像泥土裏埋着草根，時時茁長着鑽出地面的慾望。

在芸芸衆生之間，我們曾經有過無數聰明善良生物，年輕時心裏孕育着一個美麗的夢境，駕了生命之舟，開始向波濤險惡，茫無涯岸的人海啓碇，像童話裏追逐仙島的孩子，去尋求那儼若可即的心靈世界。結果却爲冥冥中叫做『命運』的那種力量所播弄，在一些暗礁和激湍中間，跌跌撞撞地耗盡黃金色的年輪，到頭是隨風逐浪到處飄流，連方向也完全迷失。——這樣的事我們看見過許多，我這里想提起的祇是一個女性的故事。而她，也就是我的衰老的母親。

因爲避難，這年老人離開我們兩個秋天又兩個冬天了。在那濱海一角的家鄉，

魔爪還沒有能夠延伸到的土地上，她寂寞地數着她逐漸在少了下去的日腳。祇要一想着她，我清楚地看見了彷徨於那遭過火災的，破樓上的孤獨身影，而憂愁乃如七首，向我作無情的鬱割了。我沒有方法去看她，睜着眼讓可以給她一點溫暖的機會逝去，彷彿在準備將來不可挽救的悔恨。

苦難的時代普遍地將不幸散給人們，母親所得到的似乎是最厚實的一份。我記起來，她今年已經是七十三歲了；這一連串悠悠的歲月中，却有近五十年的生涯伴着絕望和哀痛。在地老天荒的世界裏，維繫着她一線生機的，除却與生俱來的生命的執着，是後來由大伯過繼給她的一個孱弱多病的孩子——那就是我。正如傳奇小說所寫，她的運命悲慘得近乎離奇。二十幾歲時，她作為年輕待嫁的姑娘，因為跟一個陌生男子的被動的婚約，從江南繁華城市，獨自被送向風沙瀰天的遼遠的西北，把一生幸福交託給我的叔父。叔父原祇是個窮酸書生，那時候在潼關幕府裏做點什麼事情，大約已經算是較為得意，所以遣人帶着大把銀子，遠遠的迎娶新婦



去了；但一半原因却是爲着他的重病，想接了新婦來給自己「冲喜」。當時據說就有許多人勸她剪斷了這根不吉利的足上的赤繩，她不願意，不幸的網也就這樣由自己親手結成。她趕到潼關，重病的新郎由人攙扶着跟她行了婚禮，不過一個多月，就把她孤單單地撇下在那極其寒冷的世界裏了。我的冷峻的父親要求她爲死者守節，因爲這樣方不致因她減損門第的光輝。那幾千年來被認作女性的光榮的行爲，也不許她有向命運反叛的勇氣。——這到後來她所獲得的是中華民國大總統題褒，一方叫做「玉潔冰清」的寶藍飛金匾額，幾年前却跟着我家的舊廳堂一起火化了。——就是這樣，她依靠着大伯生活了許多年，也就在那些悲苦的日子裏，由她撫養着生長起來。

哦，我忘却提了，她的故鄉就在那水軟山溫的蘇州城裏。

時光使紅顏少女頭白，母親出嫁後却從此不再有機會踏上她出生的鄉土。悠悠五十年，她在人海中浮盪。從陝西到四川，又到南國的廣州。驢背的夕陽，渡頭的曉

月，兩雨風風都不打理這未亡人的哀樂。滿清的覆亡使我的父親丟了官，全家都回到浙東故鄉，這以後二十年的暮景，她更從榮華的邊緣跌入衰頹的困境。家裏的人逐漸死去，流散了，却留着這受盡風浪的老人，再來經歷冷暖人情，炎涼世味。四五年前的一把火，這纔又把她燒到了上海。

上帝憐憫！越過千山萬水的迷路的倦鳥如今無意中飛近了舊枝。她應當去重溫一次故園風物！

可是一天的風雲已經過去，她疲倦的連一片歸帆也懶得掛起，『算了罷，家裏人都完了，親戚故舊也沒有音訊了，滿城陌生人，有什麼意思！』她笑，那是飽孕了人生的辛酸，像驀然夢醒，回想起夢中險巖似的，慶幸平安的苦笑。接着吐出個輕輕的嘆息：『嚶，蘇州城裏我祇惦記着一個人，那是我的小姊妹，苦苦勸我退婚的是她，（我當時怎麼肯！）出嫁時送我上船，淚汪汪望着我的是她！聽說而今還在呢。可不知道什麼樣兒了？有機會讓我見她一面纔好。』蹉跎間這願望却也延宕了兩個年份。

一直到前年，也就是戰爭爆發的那一年春天，我纔陪着她完成了這傷感的旅行。

是陰天，到蘇州車站時已經飄着沾衣欲溼的微雨。僱輛馬車進城，得得的蹄聲在石子路上散落。當車子駛過一條旅館林立的街道，她看看夾道相迎的西式建築，恰像是鄉下孩子闖進了城市，滿眼是迷離的好奇的光。我對着這地下的天堂祝告：蘇州城！你五十年前出嫁的姑娘，今天第一次歸寧了。那是你不幸的兒女，不如今她是你有着冰雪似的堅貞的嬌客，看着鄉土的舊誼，人類的同情，你應當張開雙臂，給她個含笑的歡迎！

但時間是冷酷的傢伙，一經闊別便不再為誰留下舊時痕跡，每過一條街，我告訴母親那街道的名字，每一次，她都禁不住驚訝得忽地失笑：『哎喲，怎麼這是什麼街？不認得了，一點也不認得了！』

在觀前街找個旅館。剛歇下脚，心頭的願望浮起。燕子歸來照例是尋覓舊巢，她

一踏上這城市，急着要見的是那少年的舊侶。可是我們向哪兒去找呢？這櫛比的住房，這稠密的人海，白茫茫無邊無岸，知是在誰家哪巷？縱使幾十年風霜沒有損傷了當年的佳人，也早該白髮蕭蕭，見了面也不再相認了。但我哪有理由跟勇氣回她個不字？

母親在娘家時開得有一家燭鋪，後來轉讓的主人就是那閨友的父親，想着這些年來世事的興替，皇室的江山也還給了百姓，一家燭鋪的光景大約未必便別來無恙。但母親忽然飛來的聰明記起了它。向旅館的茶房打聽得蘇州還有這個店號，我就陪着她開始向大海撈針。

燭鋪子畢竟比人經得起風霜，雖然陳舊，却還在鬧喧喧的街頭兀立。母親勇敢而且高興地迎上去，便向那店伙問訊：「對不起，從前這兒的店主人，姓金的，你知道他家小姐嫁在哪一家，如今住在哪裏？」

我站在一旁懷着憑弔古蹟似的心情。這老人天真的問話却幾乎使我失笑。那

店夥年輕呢，看年紀不過二十開外，懂得的歷史未必多，『小姐』這名詞在他心裏又豈不是一個嬌媚的尤物？我祇得替她補充：『金小姐，那是幾十年前的稱呼了，如今模樣大約像母親似的老太太一位。』聽着我的解釋，那店伙禁不住笑了。

可是，人生有時不缺乏意外的奇蹟，這一問也居然問出了端倪。我們依着那燭鋪的指示，又輾轉訪問了兩處。薄暮時到了巷尾一家古舊的黑漆門前。

剝啄地叩了一陣，一位和祥的老太太把我們迎接了進去。可是她不認得這突兀的來客。

『找誰，你們是找房子的？』

『不是，找人，請問有一位金小姐可住在這裏？』

主人默了半天，彷彿沒有聽得清意思。『哎喲！』母親這一聲却忽然驚破了小院黃昏的靜寂，她驚喜地一把拖住了主人。

『哦，你是金妹！』

『哦，你是……三姐！』

夜已經無聲地落在庭院裏了，還是霏霏的雨。從一對老年人瑩然欲淚的眼睛裏，我看出比海還深的人世的歡喜與辛酸，體味着不能用語言表達的奧妙的意思。我的心沈重得很，也輕鬆得很。我像在兩小時裏經歷了一世紀。感謝上帝降福於我不幸的母親！

把母親安頓在她的舊侶的家裏，我自己仍然在旅舍裏住着。

春快要闌珊了！天氣正愁人，我在蘇州城裏連聽了三天潺潺的春雨。冒着雨我爬過一次虎邱，到冷落的留園和獅子林徘徊了一陣。我愛這城市的蒼茫景色，靜的巷，河邊的古樹，冷街深閉的衰落的朱門。可是在這些霧似的情調裏，有多少無辜的人們，在長久的歲月中度着悲劇生涯？

我的心情有些寥落。但我為母親的奇遇高興。五十年舊夢從頭細數，說是愁苦也許是快樂。人類的聰明並不勝如春蠶，柔情的絲縷抽完了還願意嘔心泣血；一生

的厄運積疊得透氣的空隙也沒有。有時祇要在一個——僅僅一個可以訴苦的人面前贏得一把眼淚，一聲同情的感喟，也可以把痛苦洗滌乾淨。我不能想像母親的情懷，願這次奇遇抖落她過去一切……

第四天晚上離開蘇州時天却晴了。一鈎新月掛在城頭，天上鱗鱗的雲片都鑲着金色的邊。——好會捉弄人的天路畔一帶婆婆的柳影顯得幽深而且寧靜，却有蹄聲得得，穿過柳蔭向那永遠是行色倥傯的車站上響去。別了，古舊的我的母鄉蘇州！明兒我們看得見的，是天上那終古不變的舊時明月！

別離的哀傷又在刺着衰老的心了。可是從母親的臉上，我看見了一片從來沒有的光輝。『噯，總算看見她了！做夢也想不到。她約我秋天再來，到她家裏多住一陣子。也好，大家都老了，多見一面是一面。』我知道，她在慶幸她還了多少年來的宿願。可是就在這一年的夏天，時代起了激變。

在上海暴風雨的前夜母親回到了殘破的家鄉，一年半來她就像被扔在一邊

似的寂寞的活着。而她的早已無家的母鄉，落入魔掌也一年多了。在這風雪的冬天，破樓上搖曳着的煤油燈下，不會埋怨人生的過於冷酷嗎？戰士的心裏也許祇有搏鬥，我却時時想起我的不幸的母親，和這戰爭中一切母親的悲運。

可是母親却惦記着蘇州，惦記着蘇州的舊侶，絮絮的從信裏打聽消息。可憐的母親，我可以告訴您嗎？您的母鄉正遭着空前的劫。您的唯一的舊侶，我不敢想象她家裏的光景。有一時我常常把一件事情引爲自慰，那就是那一次蘇州的旅行，因爲我想如果把那機會放走了怕也要永遠無法挽回。但我如今倒有些失悔了，沒有那一次墜夢的重拾，也許這不幸的消息給她的分量還要輕些？我又懷着一種隱憂：『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母親說過她願意長眠在祖塋所在的鄉土，她不會再在晚年淪入奴隸的惡運，像她的舊侶一樣，風前的殘燭再使她作異鄉的飄泊？



## 西苓紀念

西苓死去已經半年多了。早就許了「心願」要寫一點紀念文字，可是一提筆總覺得筆尖沈重，反而無話可說。戰爭近乎揮霍地消耗着生命，過多的生離死別磨折着我們，使情感日漸麻木，西苓的死諷就沒有使我流過一滴淚。可是許久以來，他的影子却一直在記憶裏浮現，鮮明而且生動，終於化成一種逼近空虛的悵惘，頻來相擾。我這才覺得，在麻木的泥淖底下，原來還潛流着這麼脆弱的心情。

這悲哀也不僅僅因為失却友人。西苓的坦白和可親，在一切熟人情感上所佔的位置，自然使人不易淡忘；但稍稍熟習中國電影界情形的，怕誰都有一個更其痛切的聯想：這生命的消逝，對於荒蕪荏弱的影壇是一個如何巨大的損失！

人世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惋惜的：一個應當活着的年青人，却為疾病所俘虜，僅

僅兩三天工夫，一撒手就帶走了一切，愛情，事業，彩虹似的理想……

在中國，一切現象都帶點畸形，然而沒有比電影界更五光十色的了，時人稱譽電影藝術爲『文化武器』，實際這却是一片文化的泥沼，藝術土上的『三不管』。庸俗和淺薄是它的特點，市儈主義支配一切。人們在實生活上充滿着『戲劇性』，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之間，似乎也都在表現他們豐富的戲劇才能。一到銀幕上面，却一切走樣，使觀衆祇覺得牽強扭捏，沒有半分人間味。在這小圈子裏——原諒我替它畫了這麼個欠缺體面的輪廓，可是我想，我們與其向世故低頭，還不如向真理服輸。——我曾經混了好幾年，認識西荅也正在這裏。

看過船家女和十字街頭的電影觀衆，我想多數是知道沈西荅這名字的罷。在電影界，直到今天，可以貢獻一點像樣的作品，導演，祇是寥寥可數的幾位，西荅正是其一。他後期創作的光輝的成就，已經毫無愧色地可以在電影史上佔有一頁。而

他的艱苦經歷，也正是中國電影從落後到進步的一段崎嶇的行程。

我們這社會——一個淤積着頑固和愚駭的大泥潭，人們泄泄沓沓的活着，糊裏糊塗的捱着，『新奇』和『改革』是它的一雙逆子，人人有踐踏的義務，唾棄的權利。人們遵守着一種沒有條文的科律，以爲凡有思想行動跟原來習慣不大調和的，一定是謬種，於他們有害。固執和妒忌儼然像一方巨石，鎮壓着一切新的萌芽。可是『一二八』以後，電影界也吹動了春來的風信，報紙和雜誌上，到處發出一種喊聲，解釋着電影教育的重要，要求轉變，要求進步。若干文藝工作者，懷着拓荒者的熱忱與信心，開始向這從來疏忽的荒地上移民。

西荅是最初的拓荒者。在這前一年，他已經在一家電影公司的攝影場上，默默的工作着了。

但他幾乎一直受着排擠。他的毫無矜飾的面容，毫不雕琢的動作——宛然分明袒露的胸襟，使人一望而知是無須加以戒備的好人，但另一方面因此也恰好證

明着他的怯弱，而怯弱則又正是易欺的別名。祇有一二看出他未來的希望的，在背後支持和鼓勵着他。

以包身工爲題材的女性的吶喊，是西荅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不幸的失敗的作品。他最初担任的工作是佈景，從佈景師到導演，經過並不容易的『爭取』，而許多人也正在熱心地期待着他的失敗，來證明他們『新人物到底不行』的理論，現在這理論有了根據。一時公開的譏諷，背後的嘲笑，幾乎要將他淹沒。支持他的人也不禁倒抽着冷氣。那公司的三四流演員，更沒有一個願意再受委屈，在他的導演之下演戲。

『想法弄一筆錢，把這倒霉的片子買下來……』西荅好幾次沮喪的，要哭出來似的說。——這計劃自然沒有成功，他祇好低下頭再去嘗試。

一種難以隱忍的屈辱，他隱忍過去了。撇開高傲和自尊，全生命祇蘊結着一個欲望，那就是作品的完美。在第二部作品裏，他的演員引用了全部和他境遇相似的

新人，那結果却得到了意外的成就。當他的新作第一次試映完畢，在戲院的走廊上，一位極有聲望地位的先輩熱烈地握了他的手，激動地說：

『西苓，讓我慶祝你，你成功了！』

羞紅着臉，像一個女孩子，西苓踉蹌地連一句謙遜的話也打發不出。接着他的身邊就圍繞了一羣大明星，有如衆星拱月，同時含笑爲賀，說是希望有在他下一部作品中擔任一個角色的幸運。

那片名叫做上海廿四小時。但到後來正式公映的時候，據說因爲是『宣傳赤化』的作品，被剪刪得面目全非。其間還引起許多風波，幾乎逼得西苓不再能夠當導演。

試映新片的時間照例在夜半，電影院的營業時間以後，到試映完事，天光已經發白了。我們從寂寞的街道上跑回去，西苓祇是反覆的感慨的說：

『真厲害，這樣的做人，真厲害！』

是的，『這樣的做人！』世故與流俗的泛濫，勢利與卑劣的積壓；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洪流裏，連最低限度的潔癖，也常常受着迫害。

朋友中間，西荅以懦弱出名。但他也有他應付環境的方法，那是以忍受代抵抗，以退讓爲進攻，堅執而又沈着地磨煉着他的韌性。漸漸的，他學了一點乖，懂得了怎樣使自己減少吃虧的訣巧；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名，在製片工作上得到了許多便利，同時他的作品也就顯得更豐滿，更結實了。但因此好像也就引起了一點不滿——自然祇是一點點，意思大約是『陽似謹愿，陰實圓滑』之類。這也並非對於西荅特別的苛刻，我們都有一種習慣，對於壞人容易寬恕，對好人却總是取求全責備的態度。彷彿在這樣的世道裏面，要使它改善起來，老實人就應當始終吃虧。

我曾在電影界鬼混了好幾年，一踏進那圈子，最初認識的就是西荅。這一段不算很短的歲月裏，除却洞察了許多剝雜的世態，可以傾心相談的朋友，也不過是屈

指可數的幾個。我和西荅輾轉在三個電影組合服務，也幾乎三次都是同時進退的。同樣服役於人類理想的志士，革命者的熱烈使人感泣，學者的莊嚴使人起敬，而藝術家的親切使人生愛。西荅屬於後者，生活裏且還保留着一個成年人所極其缺乏的少年心性——在無須拘束的場合，他常常一高興就蹦跳起來，習慣地做出卡通畫上跳舞的米老鼠似的姿勢，這瞬間：恰如電光的一閃，在生命深處照出了潛藏的童心。——他的真摯使人易於接近，不但可以常常談笑往還，也可以不必掩藏着自己的脆弱和可笑，彼此傾訴一點私事，和個人的瑣屑的哀樂，從而得到溫暖。

有誰理解無垢的友情之珍貴的嗎？它正是生命裏的一掬甘泉，一片柔陽。

三年餘來的戰爭，對於剛剛走向健康的中國電影是一個大打擊。當上海成爲『孤島』以後，支持着中國電影進步一面的工作者，都浮雲似的吹散了。在初寒的寂寞的天氣，我黯然地送走了大批朋友，西荅和他的令姊茲九先生，他的愛人，還有打扮得像商店伙計一樣的楚生。他們裝作不相識者，坐着輪船駛出了兵艦縱橫

的吳淞口。

在西荅臨走的前些時，幾乎每天都見着面，彼此擔憂着這大局下的將來。他在西荅臨走的前些時，幾乎每天都見着面，彼此擔憂着這大局下的將來。他在意興闌珊中帶着興奮，那是因為他跟熊輝女士的情感業已成熟。西荅的婚姻有缺憾，男性的溫柔無從寄託，是爲若干接近的朋友所知道的，但他跟熊輝在將要結婚之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關係。他進行得很秘密。戲劇和電影工作者的兩性問題是洋場才子發揮才情的好資料，也正是他們仗義執言的好題目，一被人家知道，就會鬧得連天都塌下來。我懂得這也正是西荅近年來學得的小乖。同時祇是兩個人中間的事，自然也無須學時髦人物那樣的特別張揚，用以表示自己的浪漫和文明。但這時候他開始帶着一個極其好看的女性到我家裏來了，在決定離開上海之前，他本來還預備暫時遷居隱避，而找房子也跟她在一起，我這才知道此中的消息。等他們決定走了，我買了一點蟹和酒，請他們到我家裏來，這寒儉的小敘，算是送別，也是祝賀。西荅不善於飲，這一天却喝得醺醺大醉，跟我的孩子玩得不亦樂乎，洗



臉時醉眼矇矓的望着毛巾上的紅花，他至於吃驚的叫起來：

「怎麼，金魚游出來了？」

在淒清的街燈下，我目送他和熊輝坐着人力車逐漸遠去。現在我才知道，那是我看見他的最後一瞥了。

以後我祇跟他通了兩三次消息。在懶得寫信這一點，他似乎跟我同病。我祇曉得他後來到了漢口，又到了重慶，也還是在使用着他所拿手的電影這武器。他們中間已經多了一個女孩子……

但終於意外地傳來了他的逝世的惡耗。

人生真是一種酷虐的經驗，未到中年，已經漸漸體會了『故交零落』的况味。尤其是戰爭以來，許多我們懷念中的友人在風晨雨夕，曾經屢屢夢幻着重逢的愉快的，許多都已如辭枝的落葉，永遠從人間失去。乘着激情平復，悲憤回潮，一種不可

言傳的哀感，往往乘虛來攻，覺得真有點不勝重載之感。

因爲西荅的喪亡，想到電影界的人才寥落，更想到近來上海影壇的墮落腐化，則更覺得這一縷穿心的悵惘和寂寞，不僅是個人的了。

一九四一，六，一八。

## 偉大的寂寞

戰鬥又談何容易，但私淑的心情卻是有的，由於自幼看着忠厚勞苦的母親受人欺凌而死，小妹步特漂泊而死，而我也就是漂泊於欺凌者羣之間的一個，以沈默爲反抗，日積月累，便釀成了一副懸脾氣。這是昇華罷，但欺凌者羣也有「昇華」的，我們不是感到窒息嗎？

周木齋：消長集前記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後，在武定路一家殯儀館裏，我極其感動的參加了一個亡友的喪儀。這朋友是年輕而寂寞的，他和冷酷的社會鬥爭了一生，和纏綿的疾痛掙扎了十個月，現在他匆促的放下一切，悄然走了。

人是社會的生物——我們生活在流光的海裏，人的海裏，愛與憎，擁抱與戰鬥，使人間悲喜交織，充滿着大熱鬧。然而人們有時是極其寂寞的——寂寞的生下來，寂寞的活着，活夠了，然後寂寞的死去。

有誰曾經身受這種寂寞，而且自甘於寂寞的嗎？如果有，那麼他對於人生，一定可以以他沈潛的生命的光輝，給我們更深刻的見解。

恰如死者的生平，喪儀也異常地落寞，靈堂地位很小，孝幔低垂，冷清清掛着僅有的一副輓聯——舊小說上說『白頭人反送黑頭人』這唯一的輓聯正是他尊人的哀辭，那素樸的駢語上就淋漓着老人的血淚。靈前有三五個花圈，供桌上除了香燭，是一張高度還不滿一尺的遺影——他還是生前那樣，拘謹的，溫和的，沈靜的，望着人，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又說不出來。

孝幔裏面傳出哭聲，是一種使人斷腸的哭聲。靈前有幾個樂人弄着喪曲，像塞上黃昏的嗚咽，淒淒切切的迴盪。

望着死者的遺影，我覺得眼臉的酸澀和沈重。他是這以前的三天死去的，他的死訊在熟人間無一得到，直到大殮這一天，一個朋友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他的報喪廣告，才驚疑地通知了幾個較為接近的朋友。到殯儀館去的路上，我還懷有萬一的

微倖心，希望廣告上所刊的或者竟是別一個同姓名的人——人性有時不免於自私，我們願意幸運降臨於自己的周圍，而不幸屬於陌路的他人。可是現在證明了這是一種妄想，我們已經永遠失去這可敬愛的朋友了。無常的人生！活得這樣強的，却死得這樣早，鋼鐵的意志也無補於生命的脆弱！

我和同去的朋友黯然坐在靈堂的一角，我們都沒有說話。死者生前的耿介使他寡交，趕來弔唁的更顯得寥落。零星的來，斷續的去，看情形有許多怕還是他父親和哥哥的友人，爲了慰唁生者而來的。他自己接近的朋友總共不過六七人，他們都是默默的來，默默的向靈前行禮，接着眼紅紅的退下來，彼此交換着深長嘆息，簡短的談話。

要恰當地讚美一個人，正像中肯的批評一樣艱難。要寫出對於這亡友的真實的情感，我能說的祇有一句：再沒有比他的性格更使我感動的了。

他的生命真如一潭寒碧的山泉，他隱藏在高山幽谷，那樣的深和清，不夾雜一

點泥沙，寒光可以鑑人——可是我知道，我這比擬簡直慘敗了，因為我祇說出了他的無垢的一面。不錯，他有點潔癖，一生遠避着勢利和虛驕，但他同時是謙和的，而且他並不躲閃現實，他站在新社會與舊世界鬥爭的最前線，近十年來不斷發表數量可觀的雜文，正是他的馳突的痕跡，這些文字是尖銳的，進步的，它們說明他是一個勇猛的革命的鬥士。可是這鬥士却出奇的孤獨，幾乎誰也不理會他。『由於自幼看着忠厚勞苦的母親受人欺凌而死，小妹失恃漂泊而死，而我也就是漂泊於欺凌者羣之間的一個，以沈默爲反抗，日積月累，便釀成了一副戇脾氣。』這戇脾氣使他對一切都肯將就。

『沈默，』真是他的一個大缺點。他的性情實際並不冷，他愛朋友，但不善於說話，即使是最熟的熟人，跟他在一起，也常常弄得相對無言，他溫和而沈靜的望着你，似乎要說話，到頭却是沈默。他可以給你潛在的溫暖，但你沒法從他得到娓娓清談的愉快。最糟的是過分的拘謹，送朋友必送到大門以外。這些缺點使若干友人縱然

惦記着他，也輕易不向他訪問。

誰都想得到，在這崇尚招搖，時行哄騙的社會裏，這樣的性格會招致什麼結果。冷淡！在如海的人潮中，他永遠是寂寞的一個。

戰前他在一家晚報當編輯，上海淪陷，那報紙接受了×人的檢查，（但後來不久就改懸『洋商』招牌，恢復獨立）他跟幾個同事一起退出了。——有一位自稱『前進』的先生跟大家合夥打前門退出，緊接着就單獨從後門回去，一出一進之間，在報館裏踞高位，編副刊，得意忘形起來，不久就在那副刊上大談『集體主義』，鬧哄哄的圍勦雜文，對這位半途分手的友伴也大肆攻擊。——隨後他又在前後兩家報館做事，接着也不歡而散。在一家報館他編的是副刊。上海的報館老闆，是像一個模子裏塑出來的，他們發最廉的薪水，出最低的稿費，却要求三教九流無不愛看的好讀物；他自然沒法滿足這要求。有一天，老闆笑嘻嘻的提出了交涉：『先生！副刊最好編得趣味濃一點，我們徵求一篇張恨水的小說，你看好不好？』他沒有回答，第

二天默默的告了辭。以後由朋友介紹，還有兩家報館請他，他咬緊牙關，不再幹這個了。

「合則留，不合則去，」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在這樣的世道，至少也得骨頭硬一點才行，因為接下去他就要受生活的熬煉。

好冷淡，失業，貧窮，都來罷，他還有一枝筆！兩年來他關緊房門，不斷的編和寫，以比戰前更刻薄的稿費，應付着漲了十倍的生活高潮，直到力疾而仆。（這時期他替一般書店編新現實叢書，他的近四百頁的新中國政治達史，也是這時期寫成的。）可是他大喊一聲苦，即使在最接近的朋友前面，在文字裏，他也輕易不表現自己……

是那樣的落寞的生，默無一言的死——幾乎像是殞星流瀉，落地無聲。他什麼人都不驚擾。

留下碩大的空虛，却是活着的人的了。坐在四壁蕭然的靈堂裏，面對這莊嚴而



蒼涼的人生，誰能夠無動於衷呢。

大殮時，我們向死去的友人作了最後的告別。他平靜地躺在黑洞洞的棺木裏，閉着雙眼，除了過分瘦削，還是那樣的安祥，那神色彷彿傳達着一片無聲的語言：磨盡了生命的光，完成了爲人的義務，「施比受更爲有福」，他已經無所憾於人世。每一個送別者都懂得這語言，他們多數低了頭，用毛巾擦着眼。

白髮的老人對愛子重溫了最後的一瞥，又逃避似的跑開去，從喉嚨底裏發出了一串乾咽。他的哥哥在一邊揮淚相向，攀着棺緣嚎啕的是他的夫人，兩個女眷抱着勸解也勸不開她瘋狂一樣的悲痛。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滿身皜素，怔怔地望着母親，却不發一語。——可憐的孩子！讓我們來祝福她！這小小的靈魂，似乎已經承襲着不幸的遺傳，她平時就不愛跟一般孩子作伴，一看見生人就要哭泣，那孤獨的性恪正像她的父親。

我再也禁不住我的眼淚。

從殯儀館出來，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幅幻景：萬里平沙，一天黃雲，有一個單身的過客，挺直身腰，踏着堅實的脚步。悠然向遠方走去，終於杳杳茫茫的在天邊隱沒。

同時一種矛盾在苦惱着我：有些正直的人一生受盡排擠，一經長眠，却無論敵友，都來悼惜，哄哄然好不熱鬧；這種熱鬧固然覺得啼笑皆非，像這樣從生到死的冷淡，却也真使人禁不住倒抽一口寒氣，但對於死者，這恐怕倒是最合適的罷？

這偉大的寂寞的影子，讓我用最虔敬的哀悼來紀念他——周木齋先生。

七月廿日。